

正宗大王實錄

卷之四十

甲寅中

0230241  
17040



230241

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

五月丁亥朔吏曹判書李致中上疏曰臣於是職既非佐貳之踐歷又無經筵之階梯當初廟刻已駭聽聞厚招疑謗飽經嗤笑至登喉院之啓指為召災之端臣之厚被人言已在叨冒之前恩除之下豈有去就之可論哉伏乞刊改臣新授職名批曰新除無異特除勿辭○戊子敦諭右議政李秉模曰有取於卿者非地望也非文華也亦非經綸才語也張公道解民愠肅綱維清化理孰非承佐之責而振渙為萃百揆共貞即今日當務之先須使有力量見識者當之庶能濟事瞋目語難非真箇力量鉤深索隱非真箇見識也卿之事予二十年餘未始見枉已而循物未曾聞刑方而合圓規撫不踰尺寸茶飯不離經史此予所以有取於卿而曰篤不忘者也文衡冢宰卿之傳家舊物而未暇歷試者尤可見注意也久卿須體予此諭毋庸過加辭異待交龜即日登途補予不逮對揚康濟之功○己丑以柳炯為司諫院大司諫○庚寅以洪明浩為吏曹參判○述吏曹判書李致中以李秉鼎代之致中屢違召教曰禮使之道宜使一伸有是命○命忠清道觀察使李亨元限捧釋仍任○辛卯慶尚道觀察使趙鎮宅進楮竹田種養節目先是內醫院提調徐有防奏請申飭兩南培植楮竹

教曰曾見湖南收租案有禁養田免稅之規而有名無實為弊至此况箭竹軍物所關楮紙小大日用欲責其蔚然之實效則其所矯揉莫如多植勸播而所謂免稅土地之皆歸烏有可知此等處出稅看竹茁茂隨即還免抑或為一道乎今道臣別具意見成節目後錄狀聞至是鎮宅成節目以聞○壬辰以李冕膺為開城府留守○備邊司啓言統制使申大顯狀啓以為本營庫儲既竭稅入漸縮營操日漸凋弊况此無土游食之民無以樂業資生生財生穀之方固難經紀而距本營水路百餘里有欲知島周回為三十餘里土品膏沃而以松田搜討之故無人居接所養之松禁護不周屢經風灾今既罄盡餘存釋松亦無長養之勢今若許民畊墾民亦樂赴莫居歲收其利以補支放山腰以上廣播松子嚴法禁飭則可謂公私兩便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島處在海中松田無人看護一任童濯不事播種與其許久茅棄便作無用之土曷若聽民畊食仍飭禁護之方乎既開松政又裕民產則可謂兩便請依狀請施行教曰許墾而禁松豈有兩行之道統營事勢在所顧見名以封山理宜致慎問于曾經嶺伯及統帥諸人咸以為然則行矣否則草記○癸巳○甲午○乙未吏曹判書李秉鼎上疏辭又屢違召上教承旨李羽晉曰吏判李秉鼎所稱情勢舉

朝皆然何可獨稱情勢松留備堂曾已行公獨於銓官自劃可乎招致吏判於  
啓板前問其委折以入秉鼎對曰凡今在廷之臣莫不欲毀冠裂冕走入深山  
而臣則眷係隆恩未忍便訣若閑司漫職或可乍行乍遠至於冢宰乃是差出  
三司之任也今雖差出是任禁令至嚴緘口結舌彼三司將焉用哉既不欲差  
出三司則銓地一步鐵限在前教曰吏判行公之前三司便作權減之窠勿為  
差出待其行公後差出○全羅道觀察使李書九上疏曰有國之政莫嚴於漕  
而臣未之飭焉享上之誠莫敬於貢獻而臣未之謹焉况自近日以來道內事  
情轉益寒心而宵旰煩懣精神索漠憂慨彌中而無由導達危厲多端而莫知  
措置有時昏迷殆無省覺將何以任一路藩宣之責紓九重宵旰之憂乎至若  
向日囚供中種種猥瑣之說亦是臣貽羞朝廷之一端臣雖疲劣何足較下而  
所謂延命時酬酢之語忽地捏虛編禪輩奸蔽之目未免受侮然臣之祈免竄  
在他事則此固不暇論也伏乞亟遞臣職以便公私仍治臣前後罪戾以昭法  
紀教曰觀此完伯留院疏要語道內事情憂慨彌中無由導達等數句果無帶  
得隱暎者乎所謂彌中之憂慨者何事導達之無由者何語雖不宛然涉禁果  
非兵使事乎葺頭去尾惟意搗簸其為罪可謂五十步百步此時處分近於曲

循其疏投之金虎門外莫非左副之罪不踰門闕何以飛到院中亦焉敢諉之不書姓名異於涉禁乎左副承旨洪義浩兵曹堂上朴聖泰并付全羅兵虞候城門留門出送使之倍道赴任萬一遲滯令兵使大張威儀於運籌軒前拿入嚴問取招狀聞時任虞候遞付京職門將何足責兵曹入直郎廳康津縣充軍○遞兵曹判書鄭昌順職○以李勉兢為吏曹叅議洪聖淵為司諫院大司諫具庠為兵曹判書尹師國為漢城府判尹閔鍾顯為藝文館提學○丙申詣皇壇行望拜禮○御熙政堂試望拜禮叅班蔭儒仍命兵判訓將以柳葉箭一巡試取武士並施賞有差○丁酉咸鏡道觀察使金華鎮以德源府三百戶燒燼馳啓命蠲役停糶○戊戌復柳夢寅官爵義禁府啓言西部幼學柳珪上言以為其七代祖夢彪弟夢寅昔在癸亥為文晦李佑所誣告名在逆案尚未伸雪伏乞亟命有司快雪逆名云其所呼籲雖以夢寅之不叅陳賀蒙此重戮作為鳴冤昭脫之肯綮而山寺題詩以死自剄俱屬斷案臣府謄錄有自捕廳捉得夢寅於亡命日久之啓則其所犯之叵測明若觀火而今於近二百年之後稱以旁裔張皇拖引瀆擾天聽敢生伸雪之計者究其情狀萬萬無嚴請勿施令該曹照法嚴勘命議于大臣義禁府又啓言判中樞府事朴宗岳以為臣嘗

於野史中見柳夢寅事反復講究終有愍其跡而恕其情者未嘗不掩卷而歎也蓋夢寅忠於所事不以存亡明暗而易其操屏跡而入西山作詩而擬孀婦百折不回一死自期則雖謂之終始一節可也且以供辭觀之明知天命之所歸初無悖說之可執則豈容加之以人臣之極罪乎是以至今尚論之士自不無為之惻傷者矣粵若竒自獻金元亮同時抵罪而自獻則以立異凶論竟蒙伸雪元亮則先正臣宋時烈為作墓文推此以觀夢寅之為舊君盡節而身陷大戮名在丹書者其所稱寃不是異事况夢寅在昏朝初年一經亞銓而與凶徒議論歧貳放浪山水者為十數年所則立朝顛末亦有可取者依竒自獻例特許洗案以為樹風勵世之政而事體不輕博詢在廷恐為至當云判中樞府事金熹以為柳夢寅雖與凶徒有異乃敢於改王之後自處以夷齊不顧彞倫之既斃而復正以此論之則當時誅殛之典豈敢曰寃乎况其兩姪始雖被謫終皆蒙宥則朝家之所以處之者尤豈不十分稱停乎跡其平生不過為昏朝效死者則今於近二百年之後以其七代旁孫猥濫屑越之言遽議伸雪恐有欠於扶植倫彞之道云矣人臣事君之義惟其所而在而致命不以明暗而異節自是經常之道今此柳夢寅之伏法罪在不叅賀班誦告詩辭而其所引擬雖

云不倫只暴自矢之意初無犯分之語則當時之斷以極律蓋出定人心防後患之義而夷考立朝本末其在昏朝未嘗膺仕終能岐貳凶論屏跡窮山更化之日甘心廢蟄自附於不二之義伊時老成之言既有傳生之議後世有識之士尚多愍傷之論况文晦等所告之人既皆伸雪則今其旁裔之訟寃不可謂濫越而係是年久重案大臣獻議甲乙不齊臣府不敢輕議請上裁判曰茹恨齋寃者百年而人莫有議到於伸屈雖謂之欠事闕典可也大抵柳夢寅之事蹟輿僿誦之婦孺傳之不待老成長者從緩之說槩可驗公議之不誣人臣之捐軀捨命其為判大節則一也熊魚之所欲難易各異以是從容就義勝似慷慨殺身夢寅者豈不是難之難者栢舟之唱莫云下俚鄙辭南麓之咏誠為千古絕調其音如怨如訴其義如興如比見者掩卷聽者墮淚此又夢寅為人為鬼之節拍其在昏朝也守正而屏跡自甘淪廢逮夫改王之辰日月光華大明中天乃能矢心不渝亦未嘗於常分上絲毫有虧缺處竒自獻之同時被誣而恕不加罪因他伏辜而旋獲復官獨於夢寅反以夢寅之操行竟歸勿論之料者有非所以處吉再金時習諸人之聖志也且聞夢寅之親姪瀟浹自謫蒙宥一為騎堂一為承宣云爾則 聖祖聖念尤亦可以仰認然而丹書鐵案尚在



王府今於博詢之下雖有甲乙之論事苟當為且有光於仰體志事之一端則

何待參差之爛漫柳夢寅伸雪事依願施行○京畿喬桐海西七邑設賑自正

月始設至是畢賑喬桐饑民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三口賑數一千二百二十四

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九口賑數○右議政李秉模上疏辭批曰卿聞臣勞之為

今先務乎宵旰不遑百度叢脞綱而解紐川且無梁勢將從頭另尋題目一一

擔着整頓然後求之之勞庶能食其效况卿先祖文獻文忠暨文敬亦莫不宣

力四方遂登綸扉以盡匪躬之誠卿家人耳寧或言其勞俾專美於古歟齋

居隔夜略寄注意之梗槩卿須幡然丕效臣勞之績庸○以韓晚裕為司諫院

大司諫○召見承旨李魯述 上謂魯述曰向來所遭緣何事耶魯述曰臣父

丁亥得除成川府使於徐命膺之政矣其後為沈煥之所劾配甲山其時有年

久灰冷之事不必追提之教及於壬寅特蒙恩宥 上曰此由於其叔姪文衡

之爭欲攻主圈者之機關而蓋煥之非其叔之煥之也魯述曰誠如聖教矣榮

賊之指嗾何患無人而煥之挺身擔當亦有挾憾之端臣於丙申待罪館職也

疏論龜柱以及其叔伊時龜柱事臺啓已發漢者事自臣先發煥之之必欲甘

心於臣家者良以此也 上曰承旨之父與能賊何以相知而承旨亦嘗問學

耶魯述曰臣父則甲子以前之交辛卯以後屏處鄉曲故罕與相接矣臣則非但至庸極劣不足遊學臣之先祖遺誠子孫勿以從學師門為世標榜故果無問學之事矣 上曰自今以後勿復齟齬自阻也○己亥 上齋居不視事○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領齋居日綸音于中外若曰是月是日又當是歲是歲何歲尚亦頑然悠悠蒼天此何人斯號隕欲絕之中惟有皇皇如求之思何忍以言語文字發為絲綸布示臣庶播脩中外乎然而有制情抑寬而不忍不言者帝王之孝異於衆凡必以揚徽闡美為報本追遠之大節金泥玉牒豈禪徽美煌煌宏謨政急闡揚湯有弗弗之德舜有莫禦之量歷稽千古只有此二聖人而已若是乎舍己產襟之難也嗚呼欲言則穹壤茫茫欲不言則覲德者伊誰嗚呼尚記申申之諭恍若隔晨若曰我有過無過人皆仰之彰我之過由余容之許直之言於我何有特書殿壁洞闢不諱之門範圍之大天地莫量廷臣之欲以容直於羅蓼一事贊揚包荒之大度者特一蠡之測耳嗚呼忍言庚辛之際乎搢紳章甫投匭公車而不惟不罪無一人不優批有白于筵席者曰人臣之義當以徐志修之求對面陳為正乃責諭以田錫之焚膏非矣周昌之抗對難矣最後一說雖甚妄酸予亦不加之罪遂臣

惶汗而退記之家乘旋降求言之旨俾許盡言竭論於乎盛矣予小子敢不書紳銘腑以親心為心乎再昨年念二洞諭也聞有所謂未徹之跡而未見原本故略及子發揮追述之義猶未暇於其詳而觀於年來政注亦庶幾摸索領略然且任其為者以待是年是日之一番剖示于在廷諸臣所謂未徹之疏公乎私乎公而齋憤乎私而逞憾乎不待百世之論定夫夫孰不識其藉公售私非憤伊憾此而涉一私字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敢欲蟬竦於太清乃爾乎哉大凡不忍言不敢提至精至微之義不忍言不敢提莫重莫嚴之事互作渠曹挾雜之櫛權無難迭發於涯角如許情態雖人皆可見不如子心之苦而慟之切辨愈明而覲愈透此日此諭是豈得已而不已也嗚呼齋宵發明坐待享時之過呼燭和淚瀉此血腔倘使此諭有以仰助於揚徽闡美之萬一者予小子庶有歸拜之顏豈比於來春顯冊渙號之儀文也哉申告廷臣靜聽此諭○丁未○

○戊申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 上謂領議政洪樂性等曰是月是日又當是歲九日齋居神氣難振而卿等既承候故暫為名接樂性曰臣於昨日伏奉綸音誠不勝欽仰之至彛倫自此而可正亂本自此而可杜實為世道之幸矣領中樞府事蔡濟恭曰伊時事豈忍提及而其後或有考見政院之日記輒曰某

也有是事某也有是事則是豈義理之所當乎 上曰子何忍剖析而畢其說乎蓋於先朝不為設禁於是事言疏爭投而不惟不加之罪輒下優批是誠天地莫大之範圍也子之再昨年洞諭昨日之特下綸音者所以發揮先王盛德也尚魯之罪既有先朝下教又曰禧浮於魯此兩賊子已懲討而外於此者豈可置之私嫌乎所謂再昨年儒疏云者是豈成說乎又有未徹之疏雖未得見槩聞其說其中有挾憾者有雪恥者何者拔之何者添入以莫重莫嚴之義理看作渠輩挾雜之櫛柄以半知半不知之說紛然發論魚頭鬼面之輩無不萃集名曰疏廳酒肉淋漓世間豈有如此之變恠乎子豈不知其時即加嚴誅而至今含默者蓋有意也昨日綸音中涯角二字蓋非指地之遠近也無論某人某人也卿等果領會乎濟恭曰臣伏讀涯角果不審聖意之何指今奉下教始得領會矣 上曰領府不免衆楚之咻有自嫌之心故不能覺得涯角之意也領府昨年之疏予不以為非者以卿則詳知本事故有是疏也綸音中所謂最後一言云者卿等能不以徐志修看之乎濟恭曰此一節臣豈不領會乎 上曰李祖源之曾以其承旨登筵也有殿下捨大路就曲運之奏而特以全活之意至今曲保而其謂曲運者果何指也柳星漢之尚今不加一罪亦

意有在焉又曰卿等於柳夢寅伸寃事以為何如子亦趨趨於是矣蓋夢寅在仁廟既無犯分之說又為效忠於西宮而其死則特以不事二君之義也子則以為夢寅事不下於六臣矣聞夢寅之子亦為伏法云卿等知之乎夢寅則欲為贈職其子亦欲復官卿等意如何判中樞府事朴宗岳曰其子事與夢寅有異矣夢寅父子同時伏法則一體伸雪未為不可而事既各異不必如是矣上曰夢寅父子事更為考見於王府文案則可以詳知矣樂性曰殿下自臨御以後每當此月過為疚懷凡干機務不得稟裁故軍國之事未免積滯此後則雖於清齋之中召接臣隣裁決庶務是所望也上曰予於此時不可以常例論矣濟恭曰向日兩司諸臣竄配於濟州恐是過中之處分矣上曰伊日臺臣事極為駭然職承旨之無也投送啓草於堂后者是豈成說乎濟恭曰設或有做錯之事濟州竄配豈非過中乎上曰伊日次對李秉鼎所奏誠是矣連日達召之臺諫其時始為入來者果何意耶觀其人則雖不足深責而顧其職則臺諫也豈有如許道理乎雖遠於濟州之地未為過也卿言雖若是不可輕放矣濟恭曰向日伏承合啓則任之三司之教何為更不使三司發啓乎上曰所謂付之三司者即只許收禁之啓也濟恭曰然則原啓將停啓乎今日

朝廷豈有停此啓之理乎 上曰此事則更勿發口也予意已牢定矣○領中樞府事蔡濟恭啓言國有大役則不得不使民有國通行之例也聖人亦曰使民以時曷嘗曰勿使民乎今番華城城役國之大事也以事體言之國不可不使民知役以道理言之民不可不為國趨事而我 聖上以如傷若保之意恐有一夫勞頓之弊尚不下量宜使民之令已有違於愛之欲其勞之義而至若僧軍尤是合用於此等處者臣意則民與僧並令廟堂量其道里近遠均其數人多寡使之限幾日調赴於城役恐是不可已之事 上曰不待卿言豈不知事面之若此而本府城役必欲不勞一民予意有所在矣○咸鏡道觀察使金華鎮刊進咸興永興兩本宮儀式藏之秘府史庫○以丁範祖為吏曹參判尹賧為司諫院大司諫○放江華充軍罪人徐有大復授訓練大將○竄兵曹參議朴宗甲于義興兵曹佐郎洪受浩于江東削承旨鄭大容職以軍號誤書也○右議政李秉模上疏曰噫此何等時也上有非常之過舉下有波蕩之餘憂國勢岌岌神人震驚大禁至嚴舉世噤口此何為也臣雖不肖常從六卿之列國有大事皆當與聞况此大論與僮婦孺之所同情則得借方寸之地洞陳抑塞之情日急一日而坐此非據之啣虛度幾日此臣所以腔血愈沸愈不能按

住也惟聖明快解臣職名使得至上前一吐其所欲言千萬幸甚批曰既言於  
敦諭又言於疏批言之詳矣庶幾卿之即日幡然際見卿再疏依舊固辭無意  
造朝愧予誠意之未孚然齋居酬應甚苦多少都在登筵時面諭卿須即起出  
肅以副延佇之思○已酉○庚戌右議政李秉模上疏曰今之議者無不以先  
收禁為目下第一義街談巷論轉益如沸奔遑憤鬱之狀不以事往而少息以  
臣所聞心驚骨痛愛臣者勗臣以極言竭論勿以身之不出而言亦不出責臣  
者責其區區於去就而苟送時日二說者臣皆受以為罪而由前之說則大論  
至嚴決不可附陳於辭本由後之說則不拘去就即卿宰以下之一時暫膺旋  
可解免者之謂也惟臣所據之啣一出脚則便已自處以其啣也情雖急於得  
借方寸義不可以先壞大防此臣所以腔血之愈沸而請免之愈急也伏乞特  
許鴛解俾遂反面之忱得效披肝之願批曰展看卿疏際有簷響之沛然望望  
之餘民事萬幸古人商霖之喻若為卿擬待矧今鼎席多曠庶務委積延佇之  
想不啻如渴卿須勿復過引即起造朝○大國入漂船有泊于定州之薪島者  
定州牧使李義綱問情多踈謬平安道兵馬節度使申應周論啓其罪以兵使  
例不得直罷守令只請令廟堂稟處備邊司啓言邊情所關帥臣之勘罷守令

法例即然兵使之但請廟堂稟處是謬例請推考教曰邊情奚獨為然戎政尤  
關紀律勿憚文蔭守令凡有犯科莫或饒貸而辱君命○辛亥次對右議政李  
秉模肅命登筵白 上曰臣既以大官登筵不可泯默 殿下自嗣服以後政  
令施為皆有所據而至於今番事有何可據乎臣請以一言仰奏 殿下若以  
臣言為可則不遠而復此其時也臺啓雖如前謄傳此不過皮膜之皮膜也向  
來吾亦云云之說 殿下豈不記有乎今日登筵諸宰亦必多未詳其本末而  
如臣者寧或不知請以伊時文蹟頒示八方使中外曉然知之也臣聞內帑之  
財贍給其日用掖庭之屬陸續於道路居處之便則無異於江樹名亭云此則  
一不設禁而王府之鞠案並令勿書臣民之請討一例牢拒 殿下何為而為  
此過中之舉也 上曰向者二品入侍時引故相崔鳴吉所謂人臣當以王陵  
為第一義之義諭之矣故相豈下於三學士而樂為其事乎人有守經者亦有  
從權者子則自有達權而非欲鉗制羣下也今若欲祈永國祚則當為漢唐所  
不能為之事也後世亦曰漢唐所不能為之事子必為之云爾則豈不好哉卿  
等每引周公為言而子與周公所處各異若使周公處成王之位則必不然子  
則非但欲全保也此實為國祚祈永之方子之所執可以參前倚衡言責則已



付之三司卿若體國擔夯則今日朝廷庶可為也子當以和顏受之不強拂也卿若不欲體國則惟當各守其守而已秉模曰外間物議皆以為新相登對必有一言之感回天心者臣既與諸宰登筵見今朝廷安危未分義理未明豈可無一言仰格者乎義理懲討本非二事伏望亟收禁令 上曰卿是初筵故俾盡其言今無可答卿則竟日言之子則無所答而已秉模曰臺啓如可盡去之則朝廷豈有他可行之事乎臺啓雖曰寸紙足徵萬世鉄鉞之誅顧不重歟雖問諸市井白徒莫不曰願禁令之快收與人之誦有不可掩矣 上曰子之畫祛臺草切欲效法於三代也秉模曰 殿下以效法於三代為教欲取周公之大義乎 上曰非獨周公之事也雖大舜有封於有庠之舉渠雖往來京鄉比有庠之封則有間矣子早朝臨殿尚未進食膈氣時至酬應誠難卿更勿言此事秉模曰臣固萬萬憂慮 殿下若快許收禁則上下舉措自然得宜矣 上曰於萬斯年自有無疆之福此非但國祚祈永之道也至於世臣亦庶幾同享太平矣卿等試思之蓋我國宗親 穆陵璿派以外誰復有之在子後嗣王若曰某世有如此事為言則豈不有光乎孟子言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我國即一偏邦也若蠻夷率服則亦豈不好哉我國雖偏小而自肇創以後靈長之業已

基於威化回軍之時尊周攘夷之義永有辭於後世至於此事亦將使天下以予為儀式則予必曰予有後矣秉模曰先收禁令為第二義也至於此下教亦一總功之察也 上曰此非時急之事也秉模曰此豈非時急之事乎臣之今日之言專為護聖躬也 上曰卿既以護聖躬為言而如是支離說去盍思酬應之難也卿則罷職退去秉模曰臣雖罷職有白衣登筵之例願畢前說矣 上曰罷職之大臣豈可冒居筵席乎即為退出備局堂上鄭民始等曰大臣齧出腔血庶有回天之望而不惟不賜允從旋降罷職之命是何聖明之世有此處分之過中也校理張至顯曰大臣之言即三司之言也三司之言即一國之公論豈意大臣之請收禁令而登筵半日未蒙俞音竟至有罷職之命耶命至顯罷職○右議政李秉模啓言天下萬事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即從古告君第一義而心之所發為情情或失正則心不得其正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此自然之理也臣於年前伏見傳教中有曰七情不得其正此適有為而發也而每一思惟不勝掩抑竊以為感泣千載之人無如此教聖人一言之失亦無如此教是誠危微精一之幾而間不容髮者也蓋其所謂感泣千載之人者以 殿下不掩其過說盡衷曲如日月之食人皆可見矣若其終歸於大失者

以 殿下之聖明明知其為過而一番二番任情直遂不復出於危微之間而  
危者愈危微者愈微以至近來不忍聞之教而 殿下之過舉極矣 殿下上  
奉 殿宮凡於一政一令一動一靜陟降之靈日監在茲惟疾之憂造次不移  
殿下雖欲自輕一或念及於此必有悚然而驚惕然而悟者而猶復以此作為  
箝制之柄惟恐外廷之不顛倒不慌亂未知 殿下不欲以陟降之心為心  
殿宮之念為念乎夫如是則非臣之所敢知而如其不然者 殿下設有至切  
之私意只當隱之於中宜不敢形之於色發之於辭以傷其洞洞屬屬之儀况  
可以張大其聲色噴薄其辭教一直以箝制羣下為事謂無奈何哉夫設為  
非常之辭教以箝制羣下漢唐中主猶且恥為之曾謂 殿下而為此哉情一  
失正而其流之害至於此極臣實痛哭而不能已也今日大小廷臣孰不以先  
收禁令為目前第一義而惟臣過計之憂則若不先揀其受病之根委雖今日  
收禁一有觸發又安知不繼之以箝制之方乎臣故敢以慎辭教為收禁令之  
本察危微為慎辭教之本伏願聖明念艱大之投清化理之原一以慰陟降之  
靈一以解 殿宮之憂一以副舉國臣民之望焉 上曰情之目有七皆原於  
心而心則一而已一有忿懣餘皆發不中節向諭中云云豈非實際真境不偏

不倚無有過差之謂中而中無定處時之義大矣哉譬諸承書批答之史官草冊展時之中在於兩片之中卷時之中在於一片之中欲免子莫之膠滯宜求聖人之活法是以常經之過差處往往或為時措之達權孔子言觀過知仁孟子亦言周公之過近來舉措自有處得其常之衡尺卿須體念秉模又啓曰臣既以清化源慎辭教為收禁之本請以收禁一事更為 殿下陳之向來事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臣遠在藩任未得其詳之一二兩雖以朝紙所傳所播者言之其為驚違震蕩不啻幾倍於年前宗國之得有今日亦云幸矣 殿下何忍為此哉 殿下試思之 殿下之於此事曾有毫分錙銖之未盡於施其私恩處乎王府之許多鞫案並令勿書內帑之積已竭於日用之贍給掖庭之屬長疲於醫藥之問訊居處之便反敞於亭觀使令之足至擬於官府 殿下之私恩有何未盡於毫分錙銖而乃有此千古未聞所未有之過舉並與其一脉春秋之寸紙而設為大禁從此大臣失其職三司失其官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莫知稅駕之所求之於法求之於義求之於前聖已行之跡果何所依據果何所取倣歟朝廷者非 殿下之朝廷即 祖宗之朝廷非 祖宗之朝廷即天之所以付畀聖神以救寧億萬年無疆之基而關和之重一朝蕩然典章

之嚴一場壞了無大無小汲汲遑遑乃有甚於干戈搶攘之際此何為也此何為也竊聞 殿下亦未嘗不自知其為過舉而自一至再不知悔改者蓋欲以觀過知仁四字以文其過如是自信如是自劃嗚呼以 殿下讀書窮理之工豈料錯料誤解之乃至此也所謂觀過者即臣前所陳曲施私恩之五六條至矣盡矣過之又過矣更過此一分則決非聖人觀過之義而乃所謂只循一己之私全廢天理之公也國史書之野史記之將以 殿下為何如主也事不師古鮮有其獲 殿下若以臣言為非請以故事之可據者一一叩問於臣則臣當逐條以開聖心萬一所言絲髮有違於古聖人之旨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 殿下如其所言一皆當理雖以雷霆之威有不可以勒制則不遠而復此非其幾乎顧今整頓之責惟在於先收禁令以張國論洞示自責之意以為方來之戒則庶幾陟降悅豫天人和泰民謨國計始可有次第着手之地而如欲一日二日苟冀出場則竊恐安危之判不待智者而知也伏願聖明亟降明旨焉 上曰為治不以三代為心者蓋自棄也况耻君不及唐虞即亦人臣常分莫曰唐虞與三代豈更有之真所謂謂之不能者賊也大抵漢唐以來骨肉鮮保世愈降而弊愈甚至于我國二百年來黨禍禍人家國若有一番人忠逆之

換板輒使在家莫識東西之無罪宗英一人塞其亂而應其變寧不咲哉寧不憤然以今之俗矯今之弊其要道先務莫過於初批中達權二字如是也故卿等所謂駭舉亦不自以為駭愈過愈駭愈見其效而庶挽遠昔淳厯之義可掃北風雨雪之象此所以益勵于心勉焉孜孜鷄鳴而起惟日不足者也苟使予心得諧則我國天壤之間只是這箇和風甘雨瑞日祥雲等吉祥善事而彤嚮之後應於此可驗今筵千言萬語中拈出此端使之出舉條仍教曰敬禮有不顧右議政李秉模罷職○領議政洪樂性上劄請寢右議政李秉模罷職之命仍乞同被威罰批曰庶務叢脞三事瘵曠而辛勤故卜辛勤招來催開匪躬之鑰欣接熙政之對是日之所欲聽者嘉猷所欲勉者分勞初聞第一奏多引經旨意出宦救且無論稱停與不稱停一一和顏色而受之轉輒爛漫其為說不止於觸諱此非涉禁而何近所設法而防禁之者自有萬般秤量則予固否德其肯今日明日吐言食言見笑於大方乎敬大臣之義雖聞於九經觀於親親之首揭其層累之先後豈必歷階而注視於是乎有朝筵之處分豈樂為哉非得已也劄辭不允○備局堂上鄭民始等上疏請寢右議政李秉模罷職之命批曰尊禮於大臣豈比三司之位卑新卜初筵尤異於尋常筵對而有今日

之處分誠非獲已大抵禁令欲其惟行不如是何以行此令乎卿等與同被勸之請過矣勿辭行公○壬子判中樞府事朴宗岳金熹上劄請寢右議政李秉模罷職之命批曰右相筵奏出於朝紙見此當識處分之本意矣○以洪仁浩為司諫院大司諫○奉朝賀鄭存謙有疾遣御醫持藥物看疾○癸丑○甲寅○乙卯展拜于 景慕宮○遣承旨諭領中樞府事蔡濟恭入城○六月丙辰朔教曰值千載難逢之慶辰此時忭祝歡喜之心其可容言飾慶之道推恩為大莫過於需典今月即月初也又當歲抄雜犯諸罪當咸宥有國則有等威一有干犯於此豈或乍配旋宥此果何時乎長城府遠竄罪人金履素特放仍施蕩滌之典明其罪暴其心即罪彼知彼之一拳肺石不待本事之自暴疏前一日筵奏可謂證案矣執其跡而論其罪亟用加倍之律以寓責備之意者欲有今日之處分也南海縣安置罪人金鍾秀特為放還鄉里嚴法信令之意雖有處分若此則曷席何時備負苟使太阿在上紛聒之帖然亦豈難事乎前右議政李秉模叙用設法而禁之特格例間可笑事雖有李敬一百千輩何可拘彼乎顧其職則三司也三司即公論所在曰罷曰削云者以其重惜職名兼寄禮待之意不然一番責教足矣何費辭教乎至於舉措之貽辱前未聞後未聞亦

何足責以今大需不宜獨漏濟州牧竄配罪人李敬一等放還處分如是處分  
言事如彼言事固無不可但以非涉禁而甚於涉禁有此嚴處其人永棄終有  
可惜江華府放逐罪人李益運特為分揀罪則微者以軍號事定配罪人朴宗  
甲洪受浩放送○教曰南海罪人事初欲待此時出陸矣放還之命有激而發  
也今於處分之後席間敢有欲為聞喙者然則此時此放子不知此月而然乎  
放鄉猶涉於罪名以放送舉行事分付○教曰逢此慶辰之月初餘慶之政先  
施於數恩恩乎云者豈為德我感我子聞曾聖之訓一樹之栽培以時猶以為  
孝草木之無知猶然况生人之倫乎且况世臣乎枳者蘇塞者通竄者宥當之  
者且置之當之者之子弟為父兄之心安得不攢手相顧樂此慶辰乎此所謂  
宵枕耿耿未明求衣冒雨而臨殿揮汗而疏决者也然此皆屬於外面譬若為  
學之工近於為人非為己子又聞之孟子之言有曰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與其慰悅八方兆庶之情覃惠而普澤豈若一分仰寬之為浹  
洽於子心乎慈心無私私恩雖絕於私家至於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處豈無隱  
痛之不透於色辭間哉麟漢之自干不但公法之所難逃即亦私門之所斷腕  
有一麟漢何關於奉朝賀與洪龍漢弟兄乎安世多故何累於安世柳惠自異



何嫌於柳惠且以近世已創言之李師命之以兵判伏法也其弟故相李願命  
即為無礙行公於官職 聖祖之處於世家尚若此况是家何家豈特比之師  
命之於願命乎今日洪龍漢弟兄之收錄即奉朝賀之無事奉朝賀為無事地  
處則慈心之歡喜忭幸必有勝於十獻瑤冊百進康壽而小子定省之際始可  
以釋宿昔之鬱而怡然於心中今日之先務孰過於此前承旨洪駿漢洪龍漢  
陞除同敦寧今政加設下批俾參誕辰起居之列如是則慈心悅矣子心慰矣  
大義固矣私恩伸矣雖謂之質諸聖人無惑可也令銓曹知悉因此而又有提  
飭者僉議之外事情似然有繡衣抄啓之命而伊後言端矛盾未免姑置其家  
爵秩雖自如因查事之相持又將不得進參於 慈宮誕辰賀禮之內班 慈  
宮有兩姑母一適景平家者今無可論一適此家老人之年已至八耄此時若  
得入覲於 慈宮則 慈宮之心以見此老人若覲奉朝賀其仰慰而仰怡何  
異於兩同敦之入來乎然所坐關係不可以特教濶狹者其伸其否當付公議  
故監司趙曦關西被論事中未決發賣小米一欸之果是詳定外條與否其外  
如有可查之端並令繡衣行查以來其可考文券近來回啓粘連諸紙並為費  
去興道伯眼同會查啓聞仍以李相璜為平安監營按查御史○復授前左議

政金履素前右議政李秉模相職諭履素曰處分所以為天下萬世立大防也  
卿必渙然知罪然是豈卿之獨為特以班資之居先處分只及於卿矣逢此慶  
辰敷此需典而賀儀之班昂席當備復授相職催卿承召卿其乘駟上來肅命  
諭秉模曰初筵處分豈得已乎今此復拜為此慶辰政府備負然後自有應行  
之事卿須即為入城從近肅命○禮曹以 惠慶宮誕辰陳賀節目啓教曰  
慈宮誕辰陳賀慈殿以自內進表裏縷縷下教而此月豈可不如例行禮以伸  
此時祝罔之誠乎連為仰請此節目待下教入之○以金履翼為吏曹叅議南  
公轍為成均館大司成○教曰大雨時行之節夜需朝露三農萬幸而急流驟  
過必有漂頽彼蚩蚩之類徒以床床之苦或有及溺之慮豈知好雨之為好雨  
乎令判尹嚴飭各部蝸屋漂頽一依新領式令隨即報聞無或滯留○丁巳吏  
曹判書李秉昂上疏曰伏見傳教有洪龍漢駿漢同敦寧加設下批之命臣愚  
竊以為此非但為 殿下之過舉恐或仰累於我 慈宮為宗國斷私恩之大  
德徽度也噫明義一部即我東之春秋而開卷第一義即麟賊之凶圖逆節也  
何可較論於李師命之始雖伏法終乃蒙恩者乎又况故奉朝賀之地處與龍  
漢等大異則今 殿下不少區別亦為臣滋惑之一端昨夏臣待罪是職有相

謙甄復之命而臣以相福之弟陳疏抗旨今龍漢等比諸相謙輕重何如而昔  
既抗旨於相謙今忽承命於龍漢等則是為人臣而二三其心也臣豈忍為此  
教曰何以為二三其心宜勸一心靡他豈可強費辭教乎吏曹判書李秉昂屏  
之田里勿揀赦典○時原任大臣率禮堂請對 上引見樂性等曰今年大慶  
實我東初有十八日陳賀想必自內積誠仰請而臣等率禮堂稟定節目計矣  
上曰今年大慶即 莊烈王后 貞聖王后以後初有之事也又當此月予心  
懽欣尤當如何十八日稱慶豈待卿等之請而 慈宮為謙之德不欲張大卿  
等元老若入來則以 慈宮待元老之念似有得請之道故欲為藉力於卿等  
也今日日勢已晚待明日入來仰請為可樂性曰稱觴亦當並請矣 上曰明  
年進宴歲首已蒙許施之教而今年稱觴之禮則 慈宮尤慮其張大似難得  
請矣鍾顯曰稱觴之禮 孝廟朝亦有已行之例矣 上曰卿等第仰請也○  
以洪明浩為吏曹參判○以金載瓚為吏曹判書李得臣為刑曹判書○戊午  
領議政洪樂性等率二品以上賓廳啓曰今茲昌辰慶會考諸史牒而所未有  
也稽之國乘而亦罕覩也惟我 聖上以周公之達孝上奉太妣以文王之無  
憂下貽燕謨矧我 慈宮鳳曆之紀將周虹流之節載屆凡厥臣庶孰不攢手

驚忤臣等昨侍前席仰觀天顏喜溢八彩而慈心為謙不欲張大尚靳允俞以  
聖上知年之孝愛日之誠必當務積誠意期於感回而誕日稱賀即我國朝不  
易之典禮伏况此月此日千載難逢之期也日日稱慶未或為過難以慈宮  
謙抑之至德豈不思所以伸聖孝而答羣請乎臣等方相率仰控於慈  
宮期蒙勉許而亦不敢不稟聞於崇聽至於奉觴上壽乃是飾慶識喜之常節  
明年進宴既奉成命而今年進酌事體儀節比之進宴差有間焉我慈宮執  
謙之德我聖上養志之孝於是乎兩盡其美矣○賓廳達于惠慶宮曰是  
年是月即我東億萬年無疆之慶月也朝而卿士大夫野而農夫紅女工商賓  
旅衣食於域中者莫不欣欣相告屈指以俟曰何年非祝慶之年而慶自是年  
何月非祝慶之月而慶自是月何日非祝慶之日而慶自是日是月之誕日如  
崗之壽自今日伊始如川之祿自是日伊始庶幾殿庭舉三萬之儀宮筵奉萬  
歲之觴聖人備物之養文孫舞綵之歡政屬難逢之會舉切快觀之願此實秉  
彝之性自不覺其歡欣蹈舞而然也迺於月吉伏見傳教下者有陳賀節目待  
下教入之之教又有連為仰請之教始知我慈宮謙挹之衷尚靳應行之禮  
昨日諸臣求對仰陳則聖上教以姑未回聽相顧紆鬱不容他泄茲敢會于

賓廳獻以與人之誦伏惟少垂察焉惟我慈宮以京室思齊之德膺晚境福履之綏怡愉之色永安於慈殿昌熾之慶賴庥於宗國九如有頌百祿咸臻重以時和歲豐普圉壽域之中是皆皇天祖宗默佑陰隲永莫鞏磐之基長享含飴之樂則是年是月是日之呼嵩稱觴即所以上答皇天祖宗之賜而益光我聖上愛日之孝也雖欲以執謙戒康之思或恐其張大其如朝野大小之情何哉且念張大之云者過於常禮之謂也誕日之賀國朝彞典此亦可謂張大乎自內稱觴本非豐呈此又可謂張大乎少無張大之可言而猶且靳許者無乃以既舉元朝之賀不必再舉於是日乎元朝之賀賀是年也是月是日之賀賀是月是日也聖上欣祝之心舉國顯望之忱豈可以己賀是年少緩於是月是日之賀也伏願亟回慈心特降溫音俾呼嵩稱觴之禮使愚夫愚婦皆知是月是日之為我東億萬年無疆之慶辰千萬幸甚惠慶宮以諄書批曰以此時余心非特賀禮之難受稱觴之節雖以大殿誠孝猶體余意不欲張大卿等念此焉○賓廳再達曰敢陳輿情恭俟俞音伏奉批旨不惟不賜允許至以卿等念此為教實不勝相顧抑鬱之至羣下雖甚迷愚豈不知慈意之攸在而今日之請誠莫知其或近於張大也自逢今年歡忻慶祝屈指顛

企者惟待此月之來舉三呼之緝儀奉萬壽之康爵貢飾往牒希有之慶夫伸  
聖上出天之誠孝尤當如何而今乃一日二日 聖上自內懇陳而尚未得請  
羣下相率齊籲而又未蒙允此固出於我 慈宮謙慎冲挹之盛德至意而情  
理之在所不已禮節之在所當行則我 列朝聖母亦嘗屢許之矣以太妃嗣  
徽之德遵 列朝已行之禮勉回慈心克舉盛典予以答上天之景貺表 聖  
上之達孝則不亦有光於前也哉伏惟我 聖上三朝之奉一國之養恒不足  
於愛日之誠幸當是年是月所以廣慶祈永之方靡所不至陽和普被沛澤旁  
流使八域含生之倫莫不鼓舞感頌於慈化之中誠孝所暨若是懇摯而倘不  
得備禮獻賀稱觴上壽則將何以快紓幾十年積企之聖心乎揄揚慶賀之請  
已自長至之初而仰體撝謙之慈心遲待至今則我 慈宮止慈之念亦豈不  
體諒聖心勉從今日之請哉伏乞 聖上賜允從焉 惠慶宮以諄書批曰已諭予  
心所請其止之○教曰慈教以當此暑兩大臣卿宰之連日入來甚悶縷縷下  
教此時強聒有非仰體謙挹之慈心兩日求對賓啓諸臣之誠禮已伸至於得  
諾在予誠意之感回仰體慈旨即亦順志之一端明日賓啓勿為來會賀儀與  
稱觴間待得諾當於明日有下教於禮堂者亦以此意大臣卿宰知悉禮堂則

待下教來待○以鄭大容為弘文館副提學○以徐龍輔鄭大容為奎章閣直

提學○以丁範祖為吏曹叅判○弘文錄

副提學鄭大容副應舉崔獻重修撰尹序東副修撰成德兩金熙朝四

點李升運徐有聞南履翼洪樂游李羲甲朴鍾淳姜儼韓用鐸朴吉源林漢浩

蔡弘遠金近淳柳相祚○江原道觀察使沈晉賢狀啓言鬱陵島搜討間二年

使邊將輪回舉行已有定式故搜討官越松萬戶韓昌國處發關分付矣該萬

戶牒呈四月二十一日幸得順風糧饌雜物分載四隻船與倭學李福祥及上

下負役格軍八十名同日未時量到于大洋中則酉時止風粹起雲霧四塞驟

雨霹靂一時齊發四船各自分散莫知所向萬戶收拾精神戎服禱海多散糧

米以餽海神後使格軍輩舉火應之則二隻船舉火而應一隻船漠然無火矣

二十二日寅時怒濤漸息只見遠海之中二隻船帆自南而來格軍輩舉手指

東曰彼雲霧中隱隱如雲者疑是島中上峰也萬戶詳細遠望則果是島形也

親自擊鼓激勵格軍即為到泊於島之西面黃土丘尾津登山看審則自谷至

中峰三十餘里而山形重疊谷水成川其中有可作水田六十餘石下種之地

谷則狹窄有瀑布而左為黃土丘尾窟右為屏風石其上又有香木亭故斫取

香木而以間年斫取之故漸就稀少二十四日到桶丘尾津則谷形如桶前有

一巖在海中與島相距可為五十步而高近數十丈周回皆是絕壁谷口巖石層層僅僅攀登而見之則山高谷深樹木叅天雜草茂密通涉無路二十五日到長作地浦谷口果有竹田非但稀疎舉皆體小其中擇其稍大者斫取後仍向東南楮田洞則自洞口至中峰為數十里許而洞裏廣濶基址顯有三處可作水田數十石下種之地前有三島在址曰防牌島在中曰竹島在東曰瓮島三島相距不過百餘步島之周回各為數十把險巖犇岬難以登覽仍為止宿二十六日轉向可支島四五箇可支魚驚駭躍出形若水牛砲手齊放捉得二首而丘尾津山形最為奇異入谷數里則昔日人家遺址宛然尚存左右山谷甚為幽深難於登陟仍遍看竹巖帙布巖孔巖錐山等諸處行到桶丘尾禱山祭海待風留住蓋島周回搃為論之則南北七八十里許東西五六十里許環海則皆是層巖絕壁四方山谷則間有昔日人居之土址而田土可墾處合為數百石下種之地樹木則香栢藤檜桑榛雜草則青芹葵艾苧楮其餘異樹奇草不知名難以盡記羽虫則鴈鷹鷗鷺毛虫則貓鼠海產則蒼鱧而已三十日發船初八日還鎮島中所產可支魚皮二令篋竹三箇紫檀香二吐莫石間朱五升圖形一本監封上使云并上送于備邊司○己未遞吏曹判書金載瓚吏



曹參判丁範祖載瓊與範祖有世嫌故也○以黃昇源為吏曹參判李勉兢為

吏曹參議○都堂錄

領議政洪秀輔右參贊李聖主吏曹參判黃昇源吏曹參議李勉

六點李升運徐有聞南履翼鄭履綏洪樂游李義甲朴鍾淳姜價韓用鐸朴

吉源尹行直尹益烈林漢浩蔡弘遠金近淳柳相祚金銑○中批任希存為弘

文館校理○以閔鍾顯為吏曹判書李潤謙為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庚申

○辛酉召對○以丁範祖為吏曹參判○壬戌○癸亥○甲子行抄啓文臣親

試及課講召見敦寧都正朴師轍童蒙教官崔昌迪教曰今日課講時與關東

經學選舉諸人半日討論益驗其所存之如條對文字近久不聞談經說詩之

餘頗覺怡然其中都正朴師轍今年為六十七年限不遠既往之空老甚可惜

既見其人之可用又豈可差還以致何所聞之歎乎今日政特界百里之任俾

知朝廷之所求在於隗始之意○教曰餘慶之外意在別異如是則大義固私

恩伸矣拔例特除常格何論然一窠並帶事面如何同敦寧洪駿漢洪龍漢本

職許透慈徽之宣言外庭不但不敢為亦所不欲為子之本意即然而此則不

可無一諭日前因前吏判之抗旨也酬應至於徹夜慈官豈不知之教子小

子若曰彼之如是不過執藝中一事在朝廷為喜消息鮮勘之前勿令催飭當

者入來私覲此所以至于今差違者也更思處分亦未免稍過前吏曹判書李秉鼎罪名蕩滌○乙丑次對領議政洪樂性曰臣等之向日賓啓實是舉國同情而殿下亦必積誠力請第以慈德之撫謙未蒙徽音之亟降下情不勝抑鬱矣上曰是年是日子所祈祝之心雖日日稱觴猶不足於子心而但儀文或有張大則非承順慈心之道也聖人有言曰一喜一懼子之所喜懼之心亦當如何此所以不欲張大賀儀而至於稱觴一節亦或近於張大故至今趨起矣蓋事親之道一以順志為貴事親必若曾子然後可謂孝矣且有先朝丙寅故事先朝聖意則以為丁卯比諸丙寅尤為慶賀之年故丙寅則賀禮停止者此是先大王承順慈聖之志也顧今追述之心率由之義子亦曰順志為第一道理也樂性等曰今日顛望惟是賀儀之亟舉而伏承下教不勝抑鬱上曰歲歲年年無年無慶則今年雖未及稱觴而以今年未及稱之餘慶留待明年而稱之又明年而稱之以至于於千萬年之慶則此豈非國家無疆之福乎王安石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子則一以順志為事親之道也○教曰子聞之親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朱夫子釋之曰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有是哉聖賢之言足可感人今子知年

愛日且喜且懼每切未無盡之祝常存留有餘之戒應行儀節輒從省約區區此心庶獲臣民之見諒幸逢六旬之慶節欲舉稱賀稱觥之禮者即人情天理之所當然而喜與懼並鄭重周章非敢緩也盖有待爾矧且慈衷謙抑固拒愈堅日日煩懇不嫌一直強聒是豈承順親意之方乎謹稽我朝之例昔我元聖后六旬誕辰賀與宴並奉慈旨停免在今日政合仰述大抵洗腆之慶志物之奉不在於外面之張大於是乎慈宮此時之心不敢違拂先朝丙寅之教亦欲遵倣此意令禮堂知悉今十八日慈宮誕辰賀儀以進表裏磨鍊○丙寅以洪聖淵為司諫院大司諫○丁卯○戊辰○己巳○庚午平安道按覈御史李相璜復命進書啓曰臣於本月初一日伏奉平安監營按查之命與本道觀察使金思穆眼同會查江東縣監申大羽順安縣監金基豐同叅查事盖庚寅辛卯監司趙暉職案之登於道查者其條有三一曰徵債錢十萬兩之歸於私用也一曰請得備局別餉庫錢七萬八千兩之虛文書去來也一曰發賣剩錢四十六萬二千餘兩之私自取用也前右尹趙鎮寬之為其父訟寃則一皆反是有曰徵債錢則買穀三萬二千餘石添付各庫以資將士支放之需備局錢則排朔朔設之初先為貸用而及至翌年皆已準報備局發賣小米八

萬石則以輕價出給於江邊邑鎮則一石十兩之說初不近似且京司穀一萬五千一百一十石則初不請得於該司而自該司送差人發賣則其剩餘多少初無關涉云語相予盾事難憑信其在綜名核實之道尤宜各別審慎而顧臣既無經歷本事且係年久應問只有五人故先為發問目取招可以考據者茲以騰啓庚寅年戶房營吏宋在心招以為備局請得八萬石中三萬二千餘石以詳定元價將士支放次買置各庫餘數庚寅年間江邊農事未免大歉市直騰踊民不聊生故每石以三兩五錢定價發賣於江邊諸邑而分俵石數發賣邑鎮詳在於其時騰錄別餉庫錢七萬八千兩貸用事初非直為取用於別餉庫中別餉庫錢只有封不動條故遷動為難但以貸用於別餉庫據論庫備局而其實則以他各庫所在錢取用及至翌年自備還報於他各庫京各司發賣各其差人持關文下來故從自願分定於列邑則差人之從中取剩非營門之所知帳籍紙戶籍紙續案紙等價即每式年自營門出給各邑者而庚寅年亦為依前出給至於江界發賣每石十兩之說尤為孟浪江邊尤甚邑之發賣米價皆以三兩錢數行關分排則江界一邑豈有獨捧十兩之理乎此莫非吏裨之誣招假使發賣小米有所剩餘其時營門自備賑穀分俵於列邑者為五千

餘石別餉庫自備充報為七萬八千兩西將臺營建錢為三千兩此外無他所  
知之事云補膳庫色吏王純貧吳辰權等招以為所掌補膳庫趙等時買米劃  
屬之數為六千六百六十石零而以其耗穀依詳定至今用下云補軍庫別將  
趙昌大招以為所掌補軍庫趙等時買米劃屬石數雖未能記得而買米添付  
果然的實云而不可以渠等招辭遽然憑信故臣又親執文書更加究覈則果  
有江邊邑鎮備局小米五萬七千石減價關文關內辭意以為各邑鎮所報市  
直多至四兩五錢或至四兩或三兩八九錢而若從市直捧價則民間事勢必  
有難辦云還折米每石以三兩五錢減價行會其餘三萬二千六百石以十萬  
兩依詳定例買取分俵於各庫者分明載錄於其時重記各庫中錢行米行備  
局貸錢七萬八千兩亦有報備局還報之文狀至於營別置穀之恒式外取剩  
補下於營用自是本營謬例不必窮加查採而伊時發賣文書亦或有可據者  
茲並陳列若德川孟山陽德祥原雲山江東熙川博川龜城朔州泰川昌城之  
三兩七錢寧邊之三兩六錢楚山平南价川順川之四兩殷山之三兩發賣亦  
在於磨破件記中雖無印跡之可證亦可見當初發賣價之不至為八兩七兩  
以各人等招辭叅以文書較看於趙鎮寬之原情則語多相符各有歸屬其中

各庫添付米三萬二千餘石，貿取之十萬兩錢，鎮寬則以為徵債所，捧云道查則以為轉幻，取剩為言而既無自某處轉幻出來之文跡，而徵債錢二十四萬兩區處，件記中則分明以十萬兩貿米懸錄，鎮寬原情不可謂全然無憑，而既非踏印文書，故亦不敢斷以為真證。備局米管別置米之，分定作錢，或有關文或有件記，俱有可考，而京司穀請得發賣事，初無一張關文，一張件記，其非自本營主管發賣，似無可疑。大抵發賣取剩，已成本營謬例，以謬例而議職案，無惟其子之籲寬，且宋在心，招中諸般自備與修補，雖未知實入之果如所供，而自備與修補，蓋嘗實有是事。况備局貸錢之還報，明有文案之可證，則所謂發賣剩錢，恐不可斷之以入已，而取用餘剩，雖曰襲謬，達越恒式，自係非法，既已現發，亦不可全歸於無犯之科。教曰繡衣持此書，啓傳于備局與大臣，及曾經道伯人爛議，各具意見。大臣指一粘連回啓，以鄭致淳為吏曹參議。○辛未苦熱釋輕囚。○滌故監司趙驥關西職案。○備邊司啓曰：議于時原任大臣及曾經道臣，則判中樞府事朴宗岳，以為向來趙鎮寬之為父訟寬，有三條曰：徵債錢之歸於私用也；曰別餉庫錢之虛文書去來也；曰發賣錢之私自取用也。今此御史啓本三條論列，鑿鑿有合，據其所云徵債錢不可謂之歸於私用也。

別餉庫錢亦不可謂之虛文書也發賣剩錢所用處雖無文蹟之可據而其所以備與修補實有是事云而未端結之以雖曰襲謬亦不可斷以入已而違越恒式則未必全然無罪云臣於此反復思之則謂之犯贓以此為鐵案不得移易則趙曦之獨被此律豈不誠寃乎哉云判中樞府事金熹以為觀此繡啓中所論列則趙曦之寃與不寃於此可判而第臣實無別般所見只以繡啓為可據之案若其知此事實者似莫如曾經道伯之人待其回啓果以繡啓不以為不然則特降處分俾得昭晰恐於嚴職律察寃枉之道兩得其宜云大提學洪良浩以為繡衣查啓俱有條理則不敢別生意見有所論斷云行司直鄭民始以為故監司趙曦事待罪本道時歲月已久未得詳聞今於繡啓有不敢指的為言云戶曹判書沈頤之以為今以繡啓較看於其時道啓則事實雖甚相左第其別餉錢七萬八千兩之翌年準充籌司既有去來文牒徵債錢十萬兩之換買穀物本營且有踏印重記則不可歸之於無憑考之科而惟此取剩一數厥數之為四十六萬二十兩者若以近年來本道事情推之則剩餘之若是夥多恐無是理繡啓所論亦不無所據而事係年久且無印簿則不敢以臆見指的仰對云領議政洪樂性嫵不獻議領中樞府事蔡濟恭病不獻議左議政金

履素未肅拜臣秉模以為繡啓所論三條中徵債錢之三萬二千餘石賀米自有重記所載備局貸下錢七萬八千餘兩蓋以其時排朔之朔設在於五月而本道秋捧例在九月以後自五月至八月各樣應下七萬八千三百餘兩無以拮据故依此數別餉庫錢貸下之意論報本司自本司以每年別備中減錄一萬兩以其許減之萬兩每年充報限以八年盡償之意筵稟許施矣其翌年該道臣趙曦報本司文狀內朝家許貸固出於成其本事之盛意則其在道理固當搏節財用以報公貨故自備錢貨盡為充報於前年貸下之數云云亦以充報之意載錄於重記則虛文去來宜無是理也夫虛文去來者必有目前不得不充報者而無以準充其數然後作為虛文苟冀一時之無事何必不遵每年萬兩還報之朝令而自願翌年之準報留此虛文自做日後必發覺之罪乎至於發賣餘剩四十六萬二千餘兩之私自取用一欸最為疑晦最難掉脫而第以本道事情推之其時備局發賣與營穀年例發賣合以計之恰為十一萬餘石詳定元價舉其大數已為三十三萬餘兩而又於此外取剩四十萬餘兩則每石取剩幾皆為四兩餘論以內地已不近似又况江邊諸邑無非錢荒之處則每石元價七八兩或十兩縱至剥膚推髓恐難於一年內收殺而繡啓所謂



減價關文又不可謂無憑無據矣第臣之意箕營排朔雖竭其廩餘決無周年內備得七萬八千餘兩之理而備局貸下七萬八千餘兩之還報乃在翌年則若非發賣時如千餘剩未知何處着手而有此準報乎臣故以為四十餘萬取剩之說恐或出於不知裏面並與詳定元價混計於四十餘萬之中而若欲為彼之地全無取剩云爾則亦豈成說哉大抵詳定外取剩無論多小道臣以執法之地行此法外之事誠有罪矣謬例無一人擺脫以此論職無怪其或有稱寬之論而至嚴者職法莫大者職案繡啓道啓既多前後之相左應問各人幾無存者今以近二十年後四五人之招遽然翻案初非敢議到者云教曰刑政之最關於民國者逆與職兩案而已觀於制律之法意民國之一體不難解也於此而尚或容議於銷刻伸誣乎至於重臣之所坐非職也其時別有難明之誣禍色賊機之迫急又將棄一故家而關西事會適先發從先發之事端而收殺之行查只付道伯置對不施訊推第其蒞藩時嚴酷太過徵通排俸之際厚被西民之怨咨大同門外宣諭之舉特欲鎮沸而息詈伊後難明之誣既燭本情之無他旋命復其爵而錄其子果使重臣所坐真箇是職也云爾則前後處分豈若是宛轉委曲乎但關西查啓中第三件發賣詳定之外條四十萬金歸

屬一欵為黥昧之端至今未決以待公議之循同矣取用剩條為流來謬例而  
例歸於各其發賣之司且有近十萬包之償貸者而又其餘數入於修繕之需  
簿書可按若此則餘數不但無幾况其減直之明證印關宛然輕價之勿拘筵  
奏有人每包十緡既云虛謊則剩實數自當頓減而裨供之落空吏簿之難  
信按查之道伯亦已為言其時道伯一言豈不百勝於升載後一繡衣之依佈  
摸索乎且聞於曾按是道者藉令餘剩誠如傳說事情理勢俱不相似豈有事  
理外所犯乎此說亦可謂略而盡然而屢次詢問尋遣御史又令廟堂更商稟  
奏者即為刑政之所關而兼欲使人人曉然知事實然後處分也今番繡啓中  
磨破件記一一目擊力言緊的之跡到今何必持疑故監司趙曦關西第三件  
事與一二件事並置分揀之中事分付○壬申○癸酉行日次儒生製述于泮  
宮居首進士申鳳朝李始源並直赴殿試○甲戌○乙亥行都政吏曹判書閔  
鍾顯恭判丁  
範祖參議鄭致淳  
兵曹判書具序以洪樂性為冬至兼謝恩正使尋遞以朴宗岳代之李義弼  
為副使沈興永為書狀官○補吏曹判書閔鍾顯為慶源府使施吏曹參判丁  
範祖不叙之典承旨李益運禁推教曰落任景久人收用之命何等申嚴至於  
今日政未聞一人之舉滯未見一望之懸註近來有司之臣凡有政令惟以一

二番彌縫為面前塞責之資此習不改流弊可勝言哉今日吏判事萬萬駭然如是行政年來飭教當歸何地冢宰之任亞於大臣朝家之倚毗何如則其所辜負若此吏曹判書閔鍾顯慶源府使除授使之畢度後辭朝以為不誠無嚴者之戒非不知近於戲舉而此亦出於共公博施之苦心些少外面有不暇顧仰感恩私俯顧朝體可否取舍之際無至駭瞻即事理之固然而開政未入望筒之前敢以亞銓不見望筒之說使承宣轉稟如許國體前所未聞鄉閭自鄉閭國綱自國綱叅判丁範祖亟施不叙之典都政雖大政比之酬應輕重何如則近日日飲涼劑之時不知酬應之煩于前畢度已有下教則日已暮矣不敢開喙催促此承宣意謂稍知向方今日所為痛駭莫甚為先禁推停湯後捧供放送以勵放恣之習○竄閔鍾顯于慶源府教曰為閔鍾顯所營為濟私竟夕酬應再進湯劑若有一分臣分則宜即泥首待命之不暇而漫若不知揚揚行政外補徒壞國綱况聞命而不知畏勘罪而不知懼是果臣分乎大抵近來朝象之如此專由於如鍾顯輩所打乖寧不寒心閔鍾顯即其補外地方慶源府施以投竄之典城門仍留即為押送以勵頽俗○命關東道臣刊進關東實興錄○丙子○丁丑○戊寅○己卯教曰詞訟衙門之連五日不坐政院措辭請

推故事即然刑漢兩司無端闕坐該房嘿無一言該房承旨遞差此後申明舊規○庚辰以金載璜為吏曹判書黃昇源為吏曹參判金履翼為吏曹參議○教曰明年即皇帝即位六十年當進表陳賀進賀使別為差出○以李在學為禮曹判書金履素為進賀正使鄭大容為副使鄭尚愚為書狀官○辛巳○壬午○癸未教曰惟子夙宵一心在於奉先祀典即奉先之一事苾苾芬芬之謂明祀吉蠲為饎之為孝享一有欠焉不若不祭廟宮陵園之入役熟手別初七十料窠豈為渠輩而然寔為祀典所重則香祝之所關尤有倍於祭物熟設廟號尊號之敬書專委於書寫忠義忠義得人然後祝板香封可以十分精潔昨日適因秋冬六朔殿宮陵園例封香單之請押悅然覺得至重至嚴之文書楷草相雜職由於渠輩看作苦役必欲規避之致欲矯弊端莫如疏鬱賓叅守奉各一窠之屬之忠義即為渠輩疏鬱之大政自今書寫忠義入番諸忠義通融差擬實職而多寡不敵當有排定之式令勲府論理草記其所取才尤宜審慎乙酉受教何等嚴截而近來不擇復如前今後該府首堂與該房承旨眼同取才至於傳寫之時必盥手對準之際具公服無敢違越香室本隸於校書館至今為館官論番之所而近又為內外閣則入直官之勤怠內閣提學以下例兼

提舉副提舉校理正字者其可不銳意致察乎此傳教香室及內閣勲府揭板亦為載錄於政院禮房便覽○次對 上謂右議政李秉模曰前吏判事予不圖至此今政乃為人擇官以尹賻一人言之初十日次對凜凜之狀通朝所知前吏判以此人謂可堪於百里之任是不知也知其不可堪而苟然充數是不仁也予素知其人性柔弱今番舉措雖謂之勇如貴育可也未知孰主張是可謂不善教人也二千里外投竄處分過重到今自有商量而伊日事誠慨然矣○教曰所欲索言失之太寬而只觀外面則千里炎程律名投竄處分誠過中今建有下教於右相者有耳者當聞之姑欲歸之於處分之過中閔鍾顯投竄叅酌○領新方滌暑丹四千錠於華城役所教曰炎熱如此言念城役處董役赴役人衆之砢砢喘喘之狀宵旰一念不能晷刻暫弛而食豈甘寢豈便乎然雖如是懸念而何益於中喝者之潤肺飲暑者之滌熱乎另究一方新造下送分給匠手募軍等處中喝飲暑之類或調一錠半錠於井華水喫之外此救療之方各別留意以紓九重之念○命廟堂博詢華城役民當否右議政李秉模啓言凡有國役必用民力非為有司之惜費蓋欲範民於趨事赴公之義觀於國朝已行之事歷歷可徵矣顧今華城城役所重何如關係何如而以 聖上

不煩民力之苦心至意始役已久並與願赴之類而一切不許臣豈不知聖意  
所在而第念子趨父事秉彛之所同然國有大役而使民不知則論其外面雖  
似便民揆以大體適足流弊大抵使民以時不奪農時即聖人用民之大經大  
法必曰以時曰不奪者豈不以民不可不用而必也使以時時不奪乎朝家之  
不役民不知其為幾許年矣今於莫重莫大之役一例不用則不但經法之大  
壞竊恐民習積狃率歸於無用之地臣意則為先酌量其容入役丁依例分排  
諸道斷不可已請博詢諸大臣及備局諸宰兩處之教曰此箇事理亦豈不知  
大抵聖王之政不過曰愛人而使民而已愛之能勿勞乎使之以時則可况今  
恩竭而愛克俗弊而習頽由今之操矯今之宜是役是用何必靳許而曾所難  
慎者欲使大民小民先知所以難慎之本意也既縷縷力請自本司博詢草記  
○命芸館印頒無冤錄諺解從刑曹判書李得臣之言也○以鄭昌順為禮曹  
判書○甲申○乙酉展拜于 景慕宮教曰展拜之由月覲迨瞻門用闕內殿  
座之例此後月覲迨瞻門動駕時各司依例開坐○忠勳府進書寫忠義遷轉  
節目一香室月令忠義之必以功臣嫡長差下者當初定制蓋有所以而今此  
定出於我書寫忠義上重祀典盡誠敬之誠意謹依傳教成出節目俾為永久遵行  
之道一書寫忠義以功王嫡長中書寫者抄擇兩亦觀其地闕人物本府堂上

步設房承吉暇同取才依舊例自承政院單子啓下一忠義中可堪書寫者毋  
論付發與未付發自本府預為優數抄擇每朔肆習等第其高下如諸學取才  
之規其優等者別為付錄以待書寫有闕後更試差下之地則端字務獎兩得  
其宜而錄案加出有難舉論就入審忠義十八案中除出三案以為每朔優等  
人付錄之案忠義選職自有守奉官禮賓賓奉奉久勤遷轉書寫忠義亦入於通同  
差備循次遷擬禮賓奉奉則以付錄忠義從久勤遷轉書寫忠義亦入於通同  
計仕之中而今此定式即是重其事酬其勞之意則不可仍前從久次輪差自  
今為始與論書銀印差備互相間次遷擬於守奉官而其中或有曾經六品職  
人則遷轉非可論仕滿九百日後移付本廳入者精察一論書銀印差備亦以  
一閱就其中另擇下而自本府抄擇有地閣振着人移送內閣自內

四十五人教曰承宣道臣對揚誠勤承宣賜鹿皮一令道臣賜上弦弓○丁亥

○戊子召見奉常寺久任郎廳柳師模 上曰予之憧憧一念惟在祀典日熱

如此享品得無欠精與冰庫提調另備照冰之具時 太廟秋享隔日故有是

教○己丑○庚寅命樂院提調以滌暑之藥分給僉舞工人等○辛卯教曰近

日炎熱近年初有昨今熱暘近日中初見言念城役之勞寤寐食息懸懸憧憧

前此分給滌暑之丹者特寓投醪之意而已此何足為利益是城之役所重何

如雖一募一匠如或飲暑而中暍是豈非城役所使之為哉朝廷近以膺煩之

症日服涼劑以為課今為月餘此症最利於平心而念念於當暑赴役之匠募

平心姑捨反為勞思之端卿等於此義當他不暇顧城役各所浮石燔瓦諸處

甲寅

露立暘曝之中而赴役之類限涼生停免雖於處暑之前如得新涼可以觀勢  
董役况是城之役事事當以悅民心寬民力為務一有近於病民者設令工役  
有不日成之效非予本意○壬辰進賀正使金履素陳疏遞免以朴宗岳代之  
以洪良浩為冬至兼謝恩正使○癸巳○甲午○乙未時閱月亢旱教曰旱氣  
如是大甚憂思不啻如焚夙將圭幣徧及羣祀豈或他泄至今而畿甸與湖嶺  
之收霽有匝旬之遠近數日蒸炎亦頗有其雨之望昨詢大臣姑且靜俟晚又  
反風杲杲如烘念及三農無以為喻以今年兩暘之適宜有近日亢旱之為愆  
灾不虛生必有所召反躬咎責不覺每夜明發者久矣子誠否德百姓何辜到  
今齋誠虔禱之舉不容暫緩仍命不卜日行祈雨祭飭齋官濯澣明潔禮畢前  
勿飲酒○丙申教曰攝傳香祝反以求格於方寸而以今觀觀雨意邈然焚灼  
之思十倍農夫昨以求助之意欲並舉於傳教中而自有層節姑未果焉更思  
立秋在明猶且按例行祭况求助之為一分有禪於消弭導揚之方而其可一  
日或遲乎大抵人事不修於下故恒暘之咎其應為曠袞闕時政官邪民隱無  
非人事中一件而所以不修之由必有所因近日言路之不關莫曰史乘之所  
未有極必反理固然勿以目下設禁之條件把作藉欄而凡今在論思言責之



列者事之可言渴論無諱以充子心之善端今或名以應旨拖泥帶水是豈應之以實之道也言須剴切可以感人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之句即古人取諭之格言為三司諸臣誦之○忠清道觀察使李亨元以祈雨祭設行馳啓教曰觀卿狀辭再祈甘澍尚遲冥應祇緣予誠意之未格何有乎遠近言念穡事豈勝焚灼立秋雖過節使差晚趁今虔禱亦似可及更為積誠設行以冀仁愛之垂騰靜思致此之由必有幽隱之莫達茹冤之未伸闕菟蘊結而然卿等體予此諭悉心採察以聞嶺伯完伯處一體下諭○水原府留守趙心泰以祈雨祭設行馳啓教曰城役固非不急之務其為勤衆勞民則一也近日之恒暘非敢傳會於是而嘗見古人傳會五行之說勤衆勞民以起城邑陽氣盛故旱為應亦安知不由於不能節勞佚致此旱耶雖匹夫之入處庇蔽軒敞之所者從願姑停以待得雨或生涼○丁酉祈雨于三角山木覓山漢江○弘文館校理李義

甲副牧理朴鍾淳姜寅修  
撰尹益烈副修撰朴吉源

參上劄曰近日以來事涉懲討便為忌諱國賊有共戴

之痛王章無夫施之期居臺閣者語默俱難有召輒違其情吁亦憾矣諸臺之絕海投竄端揆之初筵被譴摧折無餘景色愁沮雖幸不遠而復而防限自如政院則疏啓之一字半句少及目下之義輒謂違式而却之試以一人之身言

之蔽耳目捨喉舌而其能不病者未之有也金鍾秀之負犯已載於三司之啓而特放之命乃下於臺啓蒙允之後刑政之倒置亦非細憂孔子曰節用而愛民蓋以不能節用則雖有愛民之心無以施愛民之政第今財用不能支一年之領祿春夏之交或至假貸况旱乾為災豐歉未判嗣歲民憂不可不念雖以殿下愛民之心若不節用則恐未免無類之不托矣 殿下臨御以來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服飾器用務從朴素而奈之何上有好而下不效卿相之第宅踰制間巷之衣服過濫一經藩閫舉占渠渠之屋稍有錢財皆被粲粲之服若是而財用安得不匱乏民生安得不困悴伏願益懋崇儉克軫躬率以為丕變之道批曰所陳當留念矣○命大靜縣直赴儒生金命獻明年唱第時付之榜尾花牌下送使之唱名肅拜於客舍庭命獻年八十一老不能越海濟州牧使沈樂洙以其狀聞有是命○戊戌 上有齋候浹月未平復藥院請直宿不許○召見藥院提調 上曰頭癩猶屬餘事自五月念後專廢寢睡數日以來頭疼轉甚疹毒肆氣且有痢漸矣都提調洪樂性請醫官入診議定倉廩散提調鄭昌順請直宿不許○藥院再請直宿不許○執義李遇濟上疏曰今日第一義懲討是已懲討見阻往牒所無詣臺發啓其勢未由登筵冒陳亦涉犯分義理

晦塞倫綱數絕召灾之端一也君雖聖明豈無袞闕之可補世雖治安豈無時政之可言而君雖莫報則袞闕猶未暇論國賊未討則時政反屬餘事臺廳長鎖言路永絕今日朝廷雖謂之無臺閣可也召灾之端二也奸宄肆行繹騷京外常漢怙勢侵辱士夫舊守之勤奪公貨少無忌憚賤校之回馬重臣看作常事法紀蕩然名分掃如召灾之端三也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黜陟在於方伯而八路貶題居下者一許多字牧果皆廉吏乎倉儲之半留國法莫嚴而翻弄便成前例邑民之衆瘼釐革莫急而因循作為能事民寒無衣而錢帛盡歸於私橐民飢無食而梁肉反餼於僕御嗷嗷生靈靡所底定召灾之端四也灾異之來必由幽寃而目今何許婦女號泣闕外聞見慘痛已踰四朔則必有寃枉之情終無上徹之路而然也召灾之端五也噫國家萬事惟係聖躬之保畜大小庶務各有有司之分掌而凡百事為莫不親執錙銖毫釐無或遺漏有乖節宣多損聖體近日王侯之愆和安知不由於此亦願留意焉金鍾秀之罪負犯何如關係何如而臺啓蒙允之後遽下特宥之命有若尋常罪過之遇赦蒙放者然刑政之失已無可言他日之憂容有其極惟願亟寢成命批曰設禁一欵豈得已也諸條中可以查處者付之廟堂整飭闕外婦女必有寃枉而然亦

使廟堂即為詳問草記○掌令韓用鐸上疏曰目下萬事不出懲討而與情莫泄王章掃地 殿下一以杜絕公議為事諫官則舉職而島竄大臣則讜言而筵罷夫國有法條所以制民邪也今乃移此而為拒言之資求之往牒亦有此否且以金鍾秀事言之合啓纔允還命全釋噫其負犯三司之臚列備至邦憲之一日遷就猶切神人之憤况無難宥還於大論方張之際乎且宥命雖下臺啓非停則肆然馳還自同無故眼蔑綱紀殆無餘地亦願亟思所以反汗之道焉且伊時傳教中激之一字實欠大聖人中和之德臣愚死罪竊以為 聖上於平日涵養之工恐有所虧欠處夫事理者天下之所公共也人君曰是而有舉世以為非者人君曰非而有舉世以為是者此必有所以然之故惟宜究其正當之理既得其理則或捨己而從人或捨寡而從衆惟其理之所在而我不與焉 殿下於近日果能行此乎且今玉帛愆和之時願養天和最為要道伏願深軫涵養之方以盡節畜之道焉惟我元子宮睿智方開事物漸辨蒙養之端此正其時曹筵啓沃他日臣子之責而目下誘導惟在於 聖上之教誨事物物恒存後日之戒而必察其端雖於玩好之物或有華麗侈靡者斥去勿近使至善道理與知俱長 殿下亦於一事一為必思貽燕之謨以為觀感濡

深則其效豈比於一二宮僚之時時輔導乎八域民庶屢經凶荒俗趨侈華財源日竭若又歲歉何以冀生幸望申飭各道預思鳩穀之方亦令廟堂及掌財之臣料量區劃勿為苟且之計深思長久之道焉批曰諸條中可以留意者當留意○已亥召見藥院諸臣進御消暑敗毒散○再次祈雨于龍山江楮子島○教曰向因前禮判閔鍾顯以照訖講申明嚴飭事草記中有鄉儒之願赴京試者許赴漢城試之語意謂鄉儒來赴依前通融云矣今聞禮判言始覺該曹舉行之與草記大相反以鄉儒為名者雖有公文勿赴京試云豈有如許不成說之定式又豈敢草記則如是行會則如彼乎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况京城為八方之根本而今於京與鄉區而別之俾不得相混者寧有如許氣象乎若非今日之覺悟鄉儒拘於新式將不得來觀京試渠輩之落莫姑無論朝廷之舉措當如何前禮判舉行之如是矛盾可謂求說不得前判書閔鍾顯亟施不叙之典鄉儒勿觀京試草記及行會并勿施○持平南履翼上疏曰今日誠何等時也君雖國賊忍與戴天而一番設禁便成三尺職在三司者進不得發啟伸討退無以引義自靖一味佞泄自歸緘結近日之言路即 殿下自閉之也今此仁天之警降以亢旱之酷災必不虛咎豈無由我 殿下積誠於方寸之禱

憂民於靜攝之中珪璧徧舉絲綸繼降藹然求助之德博詢弭災之方此誠臣等盡言不諱之秋而今日之言路即 殿下自開之也然而當討而不得討進言而不見用則今日之開猶昔日之閉也惟 殿下惕然改悟使言路洞闢義理得伸則天地交泰陰陽胥和將何災之不消而何祥之不致乎且臣於向日金鍾秀特放之命竊不勝憂慨之弼中噫以若負犯纔允臺啓旋降全宥刑政之倒置隄防之壞決更無餘地其可曰國有法乎亦願速賜反汗以嚴邦憲焉噫紀綱之於人國一或隳紊則國不為國矣今日紀綱可謂末如之何而 殿下亦嘗以是屢發中朝之歎蹕路之呈顛瑣微之事或多市瘼之混奏以至頑民之恐動官庭輒稱上言賤隸之詬辱士夫看作能事識者之憂容有極哉惟 殿下亟思所以整頓振作之策至若遇 灾察免周典攸載共理惟良漢制可攷民俗不淑疑讞漸滋吏道既衰廉約寡聞逖彼下邑哀我愚民安知無齎恨鬱結受困侵漁者哉臣謂亟命有司之臣清理犴狴詢察民隱以為消弭之道焉批曰諸條當留意附陳清理犴狴詢察民隱兩條付之廟堂回啓稟處○庚子召見藥院提調大臣閣臣○藥院請直宿不許○備邊司啓言持平南履翼上疏清理犴狴詢察民隱兩條有回啓稟處之命矣朝家欽恤之德洽于民心既

做宋朝差制洗滌枷械修掃牢獄等節著為夏令明詔中外審理之不足又命道臣之新葺者三朔內審覈以聞則庶或無冤獄之可以干和而從古遇旱消弭之策必以理庶獄為先臺臣所論亦可謂當務內而秋曹外而諸道亟令親執獄案當錄啓者錄啓當䟽放者䟽放仍以枷械之洗滌牢獄之修掃申明嚴飭俾散煩鬱之氣至於詢察民隱或有繡衣之潛行或有原隰之周諮而此則在於造化之默運非所敢仰請而究其本則莫過於臺䟽所陳擇循良而近未政法毋患為人擇官未見為官擇人假如振淹滯則只取其振淹滯之名而未嘗訪問其淹滯中字牧之才設使至公無私何關於生民之休戚哉臣謂自今薦法各以其人之能否長短懸註於名下以為銓官考據之地若其所薦之人如有故犯怙終之罪薦主亦論以減等之律則庶有一分效益於擇循良察民隱之道而事係變通請上裁批曰舉主照律自有常憲今不必更立新式○辛丑召見藥院提調大臣閣臣○以柳誼為司憲府大司憲洪秀輔為判義禁府事○教曰孝烈抄啓每歲首禮曹就議於政府分等區別啓聞即應行之式而朝廷聞禮判言積置者已六年而前禮判閔鍾顯所抄甚為精簡使之因其已書之別單啓下矣當此閔旱之時此亦屬於揚善發幽之一端旌復食物令廟

堂申飭京外即為舉行○壬寅三次祈雨于北郊○召見藥院三提調大臣閣  
臣都提調洪樂性薦儒醫洪旭浩領中樞府事蔡濟恭薦李世延入診議藥○  
領中樞府事蔡濟恭啓曰高城之三日浦關東之第一勝區先輩皆比之於十  
洲三島其地之不可等閑視之也明矣聞何許無賴輩圖得京司關文欲毀決  
三日浦仍作水田既始其役先伐浦邊鳴沙之落落長松無一餘存云雖因備  
局之發關嚴禁其役雖寢而已伐之松不可以復其舊矣當初無賴輩設或有  
如此萬萬叵測之計而為地方官者若或嚴禁則渠安敢肆然為此乎况浦之  
去邑居不滿十里以事勢言之本官無不與聞其事則此非特為無賴輩之罪  
實本官之罪也渠雖惟利是耽不見他餘而苟有一分嚴畏之心安敢乃爾此  
事雖似微細關係則重宜令廟堂嚴查該道無賴中造謀首倡者各別照法嚴  
繩京司如有真出關押者當該官負無論品秩高下亦為嚴加譴責當該地方  
官考出施以竄配之律錮其身俾不得更為守令然後庶可為一分瘳惡之道  
矣 上曰三日浦即關東名勝之第一勝區則出此謀為此計斫伐松林欲壑  
其土者國有一分紀綱焉敢圖出京關任其行宵臆以售其陳告之奸實况年  
來嚴立科條內自官房外而各營各司土地陳告永革四一之法除非啓下行



會豈可擅鑿乎先自本司詳查發關之委折草記地方官令王府嚴問口招依  
卿所奏勘處不禁而犯禁之道伯重勘作奸各人等令該曹該道嚴刑取招報  
來自本司分等草記痛繩○領中樞府事蔡濟恭啓言昨冬會寧開市時凡係  
賣買或不無不遵定例之弊云蓋其定例故宰臣李彞章另用心力盛水不漏  
行之三四十北邊市弊之得以釐正民生之得以保存專賴於此今雖一事  
二事不遵此例御史不之檢察朝廷不為何問則不出多年定例之仍以虧壞  
不難知矣當該監市御史烏得無罪而地方官與兵使亦安敢曰在家不知乎  
臣意則今年御史必擇威望之可以彈壓者使之嚴加檢束然後昨冬穿鑿之  
孔穴庶可以直補教曰開市御史拿問處之地方官則聞已身故不能檢飭之  
兵使從重推考修明成憲守而勿失專在於今年御史之年少剛明令該曹另  
擇下送○癸卯召見藥院提調進御加減二香散○備邊司啓言查問敦寧府  
吏則以為上年十月狼川居金洛為名人謂渠曰高城三日浦下空閑地三年  
前狼川等傍近邑民築堰而作水田者為十餘斗下種地而貯水處有松木數  
十株其時郡守金復根為容舍修補報營門受題斫伐也以其水深之故毀堤  
決水而斫取以此意告于叅奉元有朋呈于堂上發關題狀仍為行關云京外

無賴輩之稱以可壘之土陳告京司圖出關文者年前飭教不啻申嚴則府堂李敏輔之誤聽吏言率爾發關所失非細亟施削職之典叅奉元有朋令該府拿問處之其時許壘當該郡守施以寬配之典不禁之道臣及報營斫松之守令許題之道臣施以譴罷之典時道伯施以罷職之典敦府作俑之吏移送法曹嚴刑照法鄉民之作奸者松木之前後所斫株數姑待道查後草記勘處從之○甲辰教曰旱灾孔酷病衰焚灼寧欲無訛予則曰罪已貶躬之舉為目下急務自今日限得兩間減常膳撤法樂○開城府留守李冕膺以府南部民家一百三十三戶燒燼啓違宣傳官慰諭○乙巳四次祈雨于南壇零祀壇○藥院請診教曰旱氣若此病思如焚夜因煩鬱之症不得着睡朝未諸症無減當此悶旱焦燬之時却湯過於分數雖不得不勉飲至於備例之診蓮何心如例晉接湯劑則問于入侍醫官議定○藥院啓言修省之道保畜之方兩行不悖王侯康寧聖心和豫則天地之和亦可以應之豈可以弭灾之誠反忽節宣之方哉臣等既不得入診只與醫官議定湯劑終欠慎重更此陳籲伏乞暫許召接教曰決難如例召接卿等中一人議藥後入侍○召見藥院提調○進御加減正氣散○命䟽滌城內大小川溝教曰䟽滌明堂之水即亦遇旱應行中一

事近於城內大小川溝坊曲渠澮果皆一一嚴飭潔除廟堂亦或察飭乎○以  
李秉昂為守禦使○丙午藥院請診批曰夜間諸症越添至今不得接眠兩意  
漠然杲杲愈甚備例晉接非所可論如焚如惓實欲無知只與醫官等議定湯  
劑○時原任大臣請對教曰惟今之旱何以致之否德忝位愆尤多端天怒而  
民怨所以謫現於外者有若是大抵灾祥之來由人所召人事修於下而灾不  
即滅豈理也消弭而轉回修省而勵明務盡虛豫之方以冀後應之休者必有  
其道顧予病裏荒思無以自度卿等退與六卿之長籌司諸臣會于廟堂爛講  
以聞亦令政院將予草教敷衍文字廣求直言於中外政院啓言我 聖上閱  
早一念丙枕靡安夜夜明發閱日失睡憧憧對越晝日忘餐症候由是而越添  
診遂由是而牢拒至有減膳之命乃在靜攝之中小大焦遑靡所止屆即因大  
僚請對之啓又降中外求言之教責躬求助丁寧懇惻有足以孚格神明感回  
天心者臣等聚首奉讀不覺感涕自零雖 殿下謙卑自牧至下代草之音而  
所下百有餘言言言惻怛字字懇到不許藥院之召接至命籌謨之爛講應天  
之道惟在懋實感人之方不係多言則有非如臣等所可摸畫以此批旨播告  
中外○進御香蘿飲○命減膳時各司毋得廢衙教曰減膳不坐似因謬例則

然羣工一倍勤勵之時反以不坐在家者是豈成說此後謬規除之○以林濟遠為司諫院大司諫李勉兢為江原道觀察使○備邊司啓曰我 聖上乃於浹旬靜攝之中值此跨月亢旱之灾憧憧一念夙宵兢惕圭璧遍舉益篤對越之誠常膳特減連下修省之教症候由是越添而診筮亦不備例消弭之策詢及廟堂臣等聚首奉讀不勝感激詢芻之下不敢泯默謹以數條仰陳一曰扶植名義近因名義之掃地以致凶逆之陷天三綱墮矣九法斁矣國何以為國人何以為人乎似此風氣之駸駸然莫可收拾 殿下雖扶之植之砥礪一世尚患其粹難轉回乃反言涉懲討則必摧折之箝制之使此氣節之漸就委靡者益復消磨義理之不絕如綫者益復埋晦當言而不言則始焉若有羞愧免罪而苟容則末乃恬然無事其流之弊甚至於倣倒廉隅弁髦義理不識世間有名義二字習俗澆漓日甚一日朝著之上沒模稜而尚鄙俚庠序之間樂放縱而賤拘檢聖念緼勤於中朝頽風莫振於尚草目下之最可憂最急務莫過於此若論矯救之道則惟在於廣開不諱之門獎用尚節之人如其言之涉於名義則雖或過激必假借而優容如其跡之歸於容悅則雖或彌縫必明卞而痛斥存直指枉昭示好惡則人知勸懲之方世無骯髒之習名義不期扶植而

世道自底丕變矣二曰振勵紀綱近因紀綱之解紐以致堂陛之不嚴法筵之上未見肅敬之儀班聯之間率多雜沓之事此已寒心矣文章所以表貴賤而衣服之僭踰無節名分所以別上下而等級之隳乖日甚金石關和之嚴而有司無難廢格槐棘卿月之重而庶僚容易侵侮朝廷為四方之標準則守宰之凌踏方伯胥屬之侵犯長吏者有之矣士夫為下民之模範則常賤之詬罵班族幼少之慢蔑長老者有之矣前後飭教不啻諄複而初若惕勵終又因循茅威以之而日卑法禁以之而日弛此豈國家之細憂也哉若論今日之致此則莫非臣等不能董率之罪繼自今另飭京外掌法之臣似此蔑分凌節之習違令冒禁之類隨現痛繩守法不撓俾一世之人皆知警畏不敢踰越典章則紀綱不期振勵而流弊自底痛革矣三曰獎廉懲貪近因廉貪之無所勸懲以致民生之日就困悴凡今日處營閫而為守宰者驟觀外面雖無大不法大無良細考其實未必皆然攬挪公穀便成妙計掊剋毒手恣行暗地雄藩腴閫尚留歸後之公債薄郡殘縣率多科外之徵斂良田之廣占者謂之有才而乃反年除歲遷官橐之如洗者譏其無能而終歸一斥不復懲貪之典雖嚴而倖免居多獎廉之教雖勤而掄選尚稽繡斧之按廉一例無實葭屋之怨咨九重難徹

如是而人何以畏法民何以聊生乎若論矯揉之道則莫如勸懲之為先此後  
毋論管閫守宰如有貪墨之現發者不少饒貸快施烹阿之典至於廉白之人  
則依前成命亟加採訪別般獎用則廉貪不期勸懲而民生自底安堵矣四方  
理獄請刑近因審理之屢行宜無冤枉之可言而重獄登聞之外豈無他囚之  
瘦滯者乎恤刑之絲綸雖出至恩京外之對揚未盡其道一番成案不復閱實  
而會推徒歸於文具單抄要語獄理多眩而議讞或失其情節是豈掌法之臣  
按獄之體乎至於挾私逞憤濫杖傷命者勒搆罪名購報道臣以為畢竟掩迹  
之計者間或有之如是而濫殺之律將何所施抱寬之類何以得伸乎若論矯  
揉之道則莫如清理之為先內而秋曹外而諸道另加嚴飭毋泥前套毋主已  
見文案務從詳備情實無少疑晦刑杖量其罪犯典則無敢違越則刑獄不期  
清理而罪囚自無幽冤之弊矣五曰慎惜名器近因名器之褻越以致政注之  
淆雜文武薦選已壞於登第之初兩銓通擬又濫於陞六之後與者本自無難  
受者不以為榮而至於納粟勸分之佩符相續武魁雜岐之報介輒移官方之  
紊亂到此而尤無可言若論矯揉之道則莫如慎遴選而汰冗雜嚴飭兩銓之  
臣亟行激揚之政凡係通擬之職一遵公議毋敢容私雜岐滿介切勿擅移在

職不勝摘發判汰則名器不期慎惜而仕路自底澄清矣當此遇灾恐懼之日數條陳腐不足為上下交修之道而若能以實心行實政俾有益於民國則亦或為轉灾為祥之一助請嚴飭京外諸臣使之著實舉行教曰病中煩渴忒甚竟夕坐待望眼欲穿者此草記一張將為爽喉沃肺之清涼散及見所陳五條雖似常談亦自有理然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予甚否德五條之不能修明昔非不足致有今日之旱灾則卿等之不退予不早我提警擿察俾予自覺其愆尤闕遺者政在於右五條如是為病不如是為藥之肯綮而今其為說能不為無當而抑或裨於側身修行乎不問則已既問之只賜例批而止是誠誠乎否乎願以五條今日以前不能修明之由今日以後何以修明之方更問於卿等卿等須以若劄若疏為予極言之○進御香蘿飲○丁未五  
次祈雨于 社稷○藥院請診不許○吏曹判書金載瓚上疏曰臣於日前以典籍韓錫仁副擬於監察 望矣錫仁之為孝純之孫臣實茫然不聞知題目一出人多致訝而臣則晚時行聞悔亦無及即此一端可反三隅若不早即速免將見觸事債敗臣固不足恤至於辱朝廷而羞當世何伏乞亟命鑄改批曰此等處在卿未必不為長處勿辭行公○大司諫林濟遠上疏曰竊觀 殿下

聰明冠於百王智慮周乎萬物凡天下之事無論大小緊漫頭頭理會件件裁  
察或至於下行有司之事臣勞君逸尚矣無論疲精弊神職由於是方寸之地  
庶務膠擾乙丙之夜百慮全集心氣之不和其勢固然疾病之外侵安得不爾  
誠使 殿下凡撥瑣瑣節目除却多少商量常常置此心於澹一虛明之地療  
病之方勝服幾貼涼劑酬世之道可作一副要訣旱乾之災終如不免大歉則  
蠲恤之方調濟之策都在於我 殿下施措之得宜聖侯邁復然後民窮而庶  
可以拯活歲餘而不至於顛連人必曰天若雨則聖侯可復臣亦曰翼乃瘳則  
甘露必降天道人事之應捷如影響此臣所以清心省事為急者也諱言之  
弊無如近時人人互相告戒事事一任含嘿如當遇災求言之如今日者則有  
言責者始乃不得已剗除稜角依樣葫蘆如科場舉子隨衆呈券之為而 殿  
下亦預知其無甚新奇也輒以數字例批備數而答之上之所求下之所應畢  
竟歸於靡文而已何補於應天以實之義也聖人稱文王為臣之道不曰忠而  
必曰敬蓋唯諾供給亦不失為忠而引君當道方可以謂敬孟子所謂莫如我  
敬王是也凡今日大小臣僚或語或嘿都沒自己主張曰殺曰宥只視君上處  
分就以金鍾秀事觀之一鍾秀也而始則齊聲而討之末乃相顧而嘿然討之



者果出於本心則嘿然者誠莫知何故設有大於此者其必以上心之所在為準而已 殿下將何所恃而為國乎此豈但今日諸臣之罪也亦 殿下有以致之夫以一人之心為一世之心操縱殺活惟予心莫之違則顧安用大臣三司為也古人入其境先問大禁夫禁者設為防範於制律之間者也至於言路初非設禁之事國史書之後世傳之將以為何如時也 殿下少有不當於聖心則凡干章䟽必門將以遏之騎曹以察之政院以斥退之以關係莫重之事設為第一件禁條則捨此論彼實有輕重後先之別無恠其一例泯嘿也禁令不收則言路無可關之日言路不關則國事無可為之望臣何敢臆料硬斷危動崇聽也噫用人之道取之必廣擇之必精然後方可以責其成效而乃今則不然清官顯秩不外乎京輦之間高門巨闕並列於朝著之上凡在選外之類舉有坎珂之歎加以科第漸次頻數蔭道去益冗雜以有限之窠許多薦紳無得以區處則在內而有輪差之弊於外而有數遽之患西京之治純用吏功為吏而長子孫者傳為美談而式至今日郡縣便作傳舍冠蓋相望道路官無施設之暇民有迎送之弊朝家之設此官職者初非多官䟽滯之資則事之無實莫此為甚臣謂久任責成實為今日之急務也大比之科自有定限退行之說

無容輕議而傷財之弊莫有甚於設科兩日場屋之需遠地來往之弊動費窮書生卒歲之資因凶退設已例班班昔之壬子今之壬寅亦可據也姑觀數日兩澤之勢且待諸道農形之狀遠近掌試之任方許辭陞恐未為不可也華城城役自有兩重况雇募無關於民時興作或補於荒政而適當無前之暑有此莫大之役輦材運石觸炎冒熱或不無人畜致傷之慮則向日聖教中姑欲停役者實出於真實惻怛之心守臣之履難想其事情雖不無意見有國之事先觀大體城于某地而書以某月者即春秋之微旨則一依當初聖教姑待早晚生涼恐有益於答天譴順人時之一道也願 殿下恕其妄而採其愚也批曰應旨之說頗不隨衆徃徃多切實之語極用嘉乃當體念監試初試退行事試日不遠能無掣肘之端而姑觀數日尤難及期回旋以卿疏語問于大臣令廟堂草記城役事何待卿言一念憧憧者在此向因守臣禱兩之啓至引洪範五行傳傳會之說以諭之况其事功本不欲催督速就者為是城之所重也更令摠理之大臣及居留之臣知予此意或有未及停役處涼生間一體姑停○執義李遇濟上疏曰臣竊聞 殿下聰明睿智卓冠千古政法治教迥出百王若以堯舜之治期望於 殿下則亦不無可言之事矣以言乎言路則臺啓何等

體重而有佛聖心則輒使措語之改呈懲討何莘義嚴而欲施私恩則還命原本之燒火上下阻隔情志未通今日爰象此何世界以言乎時政則一經之纔通大文者輒付殿試朔試之或參高等者特賜進士此雖人君造化之權實是前古未有之例倖門徒啓士習日淪則今日之科制可謂嚴乎未出六者特除五品未筮仕者直付直長則今日之官方亦云清矣以言乎朝象則政注之際惟覘上意巖廊之謨都係仰成及耆老相徒備鼎席而未免素餐之嫌病脚左揆未陳劄牘而先遞專對之任中書為養病之坊廟務有積滯之歎則漢相之問牛尚矣無論宋臣之躡鳳寧不有譏苟 殿下以實心而行實政以實政而求實效以為應天之道則雖無今日之求言冥應之捷必影從而響應惟 殿下留神焉批曰遇灾求言思聞謙論爾疏中凌藉兩相極意詆侮者抑何故也臺諫與宰相相可否苟有疵類隨事刺口固可謂好消息而當之者亦當欣然樂聞付之勤攻而已今爾為說既乏指的之事實全沒禮待之厚風而一筆句斷太不虛閒歷數中書座目躋位元輔則年多及耆有脚病肩輿赴公明有故事之可證求言自求言朝象自朝象名以言者混是非惟事假借任爾戴豸負獬行呼唱而傳故紙則其可曰聖殄行之讒說乎其外諸條當留意而庠任賜

第固近於偉如是濶狹特出時措之權宜若至生弊已亦無難弼試或賜進士  
之舉未慣典章近始覺悟奚特朔試凡係以幼學入格應製高等者此後頗欲  
用此例爾須奉閱寶鑑○掌令韓用鐸上疏曰一日振朝綱夫國家之設置公  
卿百執事蓋所以佐治而亮工也而履襪之上每有獨勞之歎訂謨之地未見  
入告之美舉朝滔滔未見憂國而忘家者惟以護黨為能事濟私為急務彌縫  
目下粉飾外面朝廷舉措若是苟且臣謂董飭振舉實為今日之急務一曰正  
風俗挽近以來士趨益下拚棄名義巧謀進取又有別般浮薄之徒詩稱明季  
書云唐體甚至於筆硯爐罐之類陳列左右者無非唐物而效華人之為侈濫  
日甚奸偽百出伏願以挽回扶植為務抑躁競而獎廉退斥浮華而振風化亦  
自今番使行嚴立科條凡係唐物之無益者一切勿許取來則亦足為禁修之  
一助矣一曰裕財用俗尚侈靡民多趨末城南連暈飛之第而貧士無嚙筐之  
寄朝端絕狐裘之風而窮民有鞶結之愁富人厭飲珍錯而宴者不充糠粃裕  
財之源不過曰生之者衆而旗亭列隊多於南畝之氓市嫗當爐倍於機上之  
女人狙於利風俗日薄民惰於農遊食日衆伏願亟軫昭儉之道痛革尚侈之  
俗亦令字牧之臣勸課農桑專意務本銀貨一事亦有大可慮焉我國之銀有

去無還實無可繼之術亦望申飭廟堂消詳講磨焉一曰察民隱近日為民之疾苦者邑各不同不可毛舉而羅糴之失平專由於道臣之那移取贏於穀貴之邑奴婢之呼冤反在於守宰之搜抉橫侵於釐弊之日簷及黃白而富民開遊田失疆界而棄土應稅貪倖墨吏又從而侵漁之伏願嚴飭各道悉加釐革無至如前因循焉且念察枉伸幽景為揀災之要姜克成之伊日忠憤足以聳感一世而雷霆之威過加摧折伊後賜環之恩獨漏此人特加矜憐許其生還焉批曰所陳諸條當留意○修撰尹益烈上疏曰言路者有國之血脉也而世道委靡人心柔軟皆以含嘿為安身立命之妙訣厥或有一二言者必擇極平淡無稜角之說聊以為一日之責此豈但言者之罪亦 殿下自及處耳近日以來少有不當於聖心則或即地還下或經月留中甚至於設為防範使言責之臣有口不敢發有手不敢措此雖謂之無言官可也至於金鍾秀事無端特宥之後無一人以此事為言者昔之明目張膽果出真心則今之緘口結舌亦未知何也凡今之大小臣僚莫不拘束馳驟於大聖人權度之中緩急操縱惟以上心為準而自家胷中初無一分主張似此風習大有關於世道臣竊憂之生民休戚專係守令而數述之弊無如近歲迎送之際民受其病交述之時吏

緣為奸官無可久之志民視應遞之人雖欲方物出謀有所施設其勢末由也  
京衙詞訟猶患數遞况外邑乎此不可不留意也批曰當留意○持平洪秉臣  
上疏曰考績黜陟有國大政權門貴族恣行貪污而侵賤不及殘蔭冷武或有  
聲績而灾眚多端上自京司下至藩臬未有仰體聖心不能痛革陋習欲矯此  
弊惟在於先自聖心慎厥惟簡勿以地闊而過於引用勿以疎邈而忽於器使  
則一方得人黜陟自明百里任才訟獄自平矣清州牧使安廷鐸軍丁歲抄時  
推捉一閑丁及其捧庖也年纔五歲則廷鐸以為隱匿壯丁代現勿雅期於取  
服濫杖其父至於致斃云似此殘酷之政實係于和之端亟加重勘以伸匹夫  
之冤焉批曰當留意安廷鐸事誠有是也不可但以枉殺論嚴飭道臣親執明  
覈狀聞後處之○停諸道水陸操巡操及巡歷巡點從備邊司啓也○領議政  
洪樂性上疏曰臣得見執義李遇濟疏本則有此公議之峻發臣誠慙蹙之極  
竊為國事世道萬幸司直之地久無切直之論使臣一廢廢無知者周歲躡據  
於首揆之職者每自循省深切慚惶而此猶屬臣之私分在朝家務實之政實  
不可使聞於人矣今者臺言句句切實明知致灾之本深得為國之體臣固受  
而為罪臣自知甚明公論至嚴更何敢洩忍冒居伏乞鑄削臣職以答天譴以

謝人言批曰朝晝酬應甚煩晚後諸節頗苦而際此卿章又到控引若此使卿不安於廊廟是豈李遇濟之駭妄使遇濟出此口氣於此時者槩緣靖共之治未孚於臣隣而然苟求其由由子一人於卿何有於卿何有稍俟夜間動靜如得少降擬遣承宣申諭未盡之蘊此并略之卿須安心勿辭視事○戊申藥院請診不許○以李在學為司憲府大司憲金履翼為吏曹參議○召見藥院提調進御加味連翹飲○敦諭領議政洪樂性曰言官之因事會侵詆大官者何限而每就注措得失之際要售敲撼欲逞黨私其言也易眩其計也易行惟今執義李遇濟之疏急於把持倫脊太紊只以及老養病作為立言之肯綮使卿不安於朝遇濟固不欲深責尚可曰朝廷有體貌乎有國置相必須老成前史可按國乘昭載大抵齒與爵高然後不事浮薄之習不隨矯激之俗小處雖似無味大處自多其效是故在下位而望下風者不敢更革舊制不敢剝立新意矧在我朝放卜之規尤重者考子所取卿職亦是耳倘如言者之言子所取卿反為卿遭言之階耶子之重卜于卿且更有深長意者存焉卿是台府之一福星也自卿居是任非特民國少事朝野多暇誠以所逢者難再逢之嘉運慶辰也賁餘對馬之功捨卿孰嘗雖有遇濟十輩子豈有捨卿之理子不捨卿安往

病裏呼寫言不盡意。卿須即起造朝。○左議政金履素上疏曰：臣方擬進一疏，以冀黜退，以答天譴。際此而臺臣之疏先之，臣實上為聖朝賀而下為臣身喜。臺閣之寥寥，今幾歲矣。幸茲鳴朝之鳳，能斥曳泥之龜，將見轉灾為祥之效。指日可徵，而亦可使貪恩沒恥之蹤及時得退。臣安得不仰而賀俯而喜。既樂聞之又悅服乎。以私則自知當退也，已久以公則人之為言也。切當如是。伏乞削臣議政之任，仍治不職之罪。臺疏論列儘得相規之義，特以侵攻大臣之故，反下摧折臺風之教。夫既以實心求言之日，乃有此訑色拒人之歎。臣實為之慨惜也。伏願聖明就批旨中，亟加刪改，更示翕受之意，以光聖德。批曰：四字之目侮蔑莫甚。其下句語皆屬褒實。且况疾病之來，聖凡所均。卿之下堂之憂，何關於相業。則藉此詆卿，莫曉其意。此而一毫示捨卿之意，而卿亦以此為真正決退之端。則自此朝廷不得為朝廷，大臣不得為大臣。予意有定，不須多語。卿須安心勿辭。俟間視事。○右議政李秉模上劄曰：臣伏讀日前所下籌司批旨，有若劄若疏為子極言之教。蓋指所陳五條之論，而苟有所懷，恐不必有拘於此條之內也。昔我世宗大王以早曠之孔，酷收歲之又愆，教于政府。六曹曰：靜思厥愆，實由寡人。願聞讜言，以答天譴。歷觀往昔，雖當太平之時，尚有牽裾切



諫者且其所言有竦動人心者以今觀之雖曰少康其不及古必矣未見有敢  
言面爭者又其言不甚切直何人之不如古也 聖祖此教即 殿下今日求  
助之心而人心之不如古不啻萬萬於 聖祖之時以聖人側身如渴之念安  
得無悵然虛佇之歎也我朝盛際必稱 英陵之世而不違自處以無過乃以  
牽裾之忠望於羣下不敢知 殿下倘於玉帛將攝之餘夜氣清明之際穆然  
點檢於已然之事則果皆不踰規矩無過可悔歟或有忠讜之士牽裾力諫如  
古人之為則果皆言下即悟從之如流否歟臣愚死罪竊恐雖有其人亦無奈  
於其過之惟恐不過以踰矩而謂合於矩也然則 殿下毋為徒勞於求言也  
噫天地本無災沴也氣一用事而早曠作聖心本自澄虛也氣一用事而舉措  
舛膈候之頻發癘患之彌留莫不是為之源方且別講消弭之方冀回玄遠之  
聽臣不得其說也蓋聞治心養氣本無二致心平則氣降氣降則水火交濟而  
百體舒泰心一夫平則其應反是臣之夙夜焦憂不在於一時之亢旱在於聖  
心之或失其平而氣以之用事也伏願聖明愍其愚而察其衷以治心為養氣  
之本以養氣為勿藥之要深陳既往之失以答上天之警則應之以實之道豈  
可比論於區區措施之末而 聖祖大有之治何難復見於今日也哉仍伏念

高年聖所尊禮而元輔以及耄見斥疾病人所不免而左揆以脚病被論况臣  
年未及耄而素餐為最病不在身而瘵曠更甚漢法策免捨臣誰先伏乞亟令  
斥退改卜賢德以為弭災之一助焉批曰劄辭切實有足警聽當體念附陳引  
義過矣安心視事○判中樞府事金憲上劄曰臣猥隨諸大臣後聯貢芻蕘之  
見五條而無一喫緊語且惶且慚惟大何是俟伏奉批旨乃優容而假借之使  
各極言其未盡言者臣敢不就此五條之內更陳一得之愚乎 殿下未嘗不  
扶植名義而終未見扶植之效 殿下未嘗不振勵紀綱而終未見振勵之效  
獎廉懲貪即 殿下為民之苦心而亦不無廉而未獎貪而未懲者理獄清刑  
即 殿下欽恤之至德而亦安保獄盡理而刑盡清乎至若名器 殿下亦何  
嘗不慎之惜之而盤觴之歎果亦有之此實 殿下誠字上工夫猶有所未盡  
而然也且念目下揀焚之道惟有一事即收禁令是也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  
物通否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臣未知自有禁令以來天地交乎不交乎滿  
廷之臣噤口而不敢言三司之臣有懷而不敢陳上下阻隔言路閉塞雖或應  
旨而陳章率皆囁嚅而含糊則天地之否而不交極矣天地不交則萬物不通  
萬物不通則災安得不生乎且伏念 殿下之明雖燭萬里安上之圖未徹九

重則民將盡劉之狀亦無以盡察五條之言日用之梁肉也禁令之收救急之藥石也臣愚竊以為殿下不但這箇五條益盡誠之之工以為弭災之實政必先亟收禁令使天地交而萬物通然後方可以格天心而紓民憂用臣之言而終不得一需則臣雖被妄言之誅不敢辭矣批曰五條敷衍可見卿誠意中出來况其說動引經傳子欲體念○副修撰朴吉源上疏曰仁天之警告莫此時若也國賊未討上下之情志猶阻亂本未祛義理之晦塞日甚伏願亟降明命使舉國公共之論得以少伸今日召災之端臣不知某事之應而虔禱既屢靈應愈邈有秋之慶今既無望方春之賑所當預念從前災歲賑邑守令每以自備穀多寡銜能而徵賞苟非勒賣鄉任便是反弄國穀貪官汚吏夤緣箕歛以為潤橐之資豈不大可寒心哉痛革自備穀論賞之法無使虛張穀數希功望賞則亦為養廉耻之一端也糶糴之法原其設施槩出於便民而今反為生民疾苦之端如欲矯揉抑有一說先計各邑之戶口以較一道之穀簿戶摠穀摠較量多寡元會別會平均分排則糶糴之弊可以矯革矣紀綱之頽廢名分之紊亂亦今日一大痼弊也臣謂先飭廟堂必以立紀綱正名分為先務次飭道臣亦以嚴殿最懲貪汚為第一要道則庶幾有挽回之效矣批曰當留意矣

其中可以稟處者許令廟堂稟處○持平南履翼上疏曰悖弁之挺身護逆凶  
肚畢露而寵之以雄閫忠臣之血指呈疏特節炳然而竄之於荒海勸懲相反  
舉措俱乖今茲之旱固其宜矣伏願端收前禁以伸懲討嚴鞫凶豎夫施王章  
召還諫臣以獎直氣則甘澍之應必致撻鼓之捷矣噫匹婦含冤足干和氣守  
宰濫殺自有邦憲而昌原府使李汝節法外酷杖逞威無辜枉害人命多至數  
三當此悶旱之時宜即究覈嚴加處分批曰當留意李汝節事誠有是也馬道  
重律遠外風傳有難盡信付之道伯詳查狀聞○副校理朴鍾淳上疏曰目今  
切時之務其目有四一曰開言路懲討者有國之第一義而既不得開口則其  
餘時政之得失官師之箴規雖有可言孰肯攬論惟 殿下亟命反汗使言路  
開而義理伸焉二曰舉刑政金鍾秀之罪犯神人共憤臺啓纔允宥命旋下刑  
政之倒置誠非細憂三曰厚民生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財無節財安得不  
匱民安得不貧哉祛侈崇儉之道惟在於 殿下益懋身先之教耳四曰立紀  
綱亦惟在於大小百執事之臣各守其分使朝廷先正而四方取法惟 殿下  
省察焉批曰當留意矣○正言申龜朝上疏曰今日消弭之策莫先於夫除亂  
本廓清乾坤深軫既往之悔而克存方來之戒則宗社安矣輿憤洩矣明義之

書即我東春秋也固當守之不撓而近來隄防漸紊臣謂凡關係於明義錄者  
牢守一切之法無或撓奪宜矣今年推恩寔聖上廣慶飾喜之舉而抄啓之  
際不無猥雜之弊臣謂嚴飭銓曹俾勿如前即今悠悠萬事莫如保畱聖躬修  
省之中宜軫調將之道消弭之際益懋慎攝之節則古人所謂心和氣和而天  
地之和應者亦在於此矣批曰諸條當留意間或涉禁既有刪拔之句不得已  
賜批而明義錄修明堅守豈待爾言○前典籍玄在默上疏曰關西量田已至  
年久元無疆界之區別今若一經改量奸鄉猾吏無所容僞上而無漏結之失  
下而無疊稅之寃此為改量之不可少緩也還穀弊源以各邑穀簿多寡之不  
均也定為一切之法凡有發賣無論穀價之高下先就最多邑次次發賣則不  
出數年各邑之穀稔可以均平矣西關各邑庫錢之弊又是民瘼之大者以臣  
愚見嚴明五家統之法逐統分給則監色等操縱索賂之弊自歸矯革矣關西  
戎政視他尤重一自停巡之後軍物朽敗而無意修補行伍流亡而不即填差  
宜令廟堂申明舊制西路之置撥蓋為邊民之警急也而難支之端莫如海西  
馬料資給不如關西故海西民之一入撥軍者無不流離依關西近例馬料雜  
物令廟堂量宜區劃嶺南之延日邑基地甚旱汚壬子大水幾盡漂沒詳探民

情及時移建宜矣三日浦伐松起壑事至有道臣守宰論罪之舉無識峽氓勤苦作農一朝失業殊甚可矜徐待秋成後舉行尚未晚也道分八域邑列三百其為弊瘼隨處皆然宜令廟堂行會各道各邑俾各條陳報于備局隨弊矯革必有補於弭灾蘇瘼之道矣批曰爾以遐土文臣求言之日首先應旨極為可嘉諸條多有採用者即令廟堂稟處○備邊司啓曰因大司諫林濟遠疏請監試初試退行事有草記之命矣一旱雖如此秋事姑未可判大比科之退行固不可遽然議到且今期限已迫鄉儒之為占舍館前期數十日往赴試邑諸路同然今若退期則其在儒生之勞費恐反無益而有害原任大臣之意亦同請置之從之○已酉藥院請診不許○進御加味連翹飲○副修撰李錫夏上疏曰顧今國事一言以蔽之曰無可奈何譬之人身元氣漸綴癘癰頑據神丹妙劑莫可下手而若其最危惡至急迫不可畧刻坐視者即懲討之不行也噫病之方重必嬰二豎其一金鍾秀是也噫彼鍾秀千罪萬惡罄竹難寫而蓋莫非人所不忍言之言人所不忍為之事而人所不忍聽不忍當之境也舉兵之造夢詬罵之鏡雲人猶有聲罪而形言至於鍾秀人不忍聲罪而形言乃知人臣造罪到今極盡地頭反不能損其毫末也貫盈既久包藏屢綻流竄之行無幾

誅殛之論方張而居然全釋偃息郊畿凶肚益肆賊怙轉甚通叢聳肩鷓義投  
心慮及世道寧欲無咤臣謂還發配所亟正其罪則烹一貪臣猶曰乃兩况賊  
臣乎其黨與部曲蔓滋根據者不為不多而其尤醜惡閃忽者沈煥之金履成  
是也煥之凶悖之論唱和如于喁文衡之薦轉授若衣鉢而其向來事發樂  
院之會隱然立幟公坐之談極意斷腕一邊顧瞻一邊掉脫謫計慝態路人所  
知履成發跡於賊窩歧論於宗黨為世指目厥惟久矣向來一疏陽盜斥絕之  
名陰試扶護之計忽地擔當忽地分疏其隱映出沒莫測端緒如蠅蝻之莫指  
者與彼煥之一何相似如此之類 殿下試斥而遠之使朝著清明陰沴消伏  
則亦足為弭災之一助也噫科舉之制有國所重而至於三年大比尤是八路  
之所顛望也郡髦蓄銳白戰俟時則豪閭富戶借述倩書挾冊帶僦之禁其可  
不申明嚴束使各盡才也乎年前照訖之修舉頗有實效多士稱便至於今年  
行會之乖錯多端令甲之弛張不明奔走京鄉去留靡定喧囂中外駭惑難解  
身為禮堂舉條則如此發關則如彼使民惑於下怨歸於上幸賴 殿下特降  
明旨瞻聆所及皆已洞知第其傳教辭意特不禁鄉儒之赴京而人多錯看以  
為法禁之弛縱羈縻之巨擘促膝牢約謝遣之書手急脚招還尤可痛者各司

逢點之類使讀小學要應泮講以為挾入之計貴遊雀雖寒峻癩憂高巖三日之畿載諸街路臣謂目下急務莫如益修嚴密之法使場屋清而選舉精也噫不急之費昔人所惜無前之舉有司所慎惟彼搃營之役何事之急而若是張皇也包絡名園橫連巨屋繚垣峻甍直犯翠微蓬萊宮闕實對南山則斷斷正脉平瞰禁籞得無未安自來綜密非曰不足而罔恤經費之過濫從古謀猷所貴博採而不待詢謀之僉同設令本事真箇緊急當此悶旱之時莫重華城之役猶且中止一營所須此胡大事斧鋸不息土木方張其於緩急輕重之分臣未知穩當古所謂澤門之哲實與我役者無或近是臣謂責諭該營俾即停輟宜矣噫政柄之偏重其來久矣其所謂停望一事尤足以干和致灾苟其黨援則雖復負犯至重釁累莫洗汲汲注擬惟恐不及若其酸醜不齊軌轍或殊則一有觸忤並力枳塞謂之停望而古所謂停望者必以停望之由標付政案今也瞬目相通附耳相傳或坐一䟽之擊奸或由一言之忤勢歲翻五六終不踈釋天迥九重無由徹照以之私立己威莫敢櫻批此習不破則國體無可專之日天和無可召之望矣噫臺閣 殿下之耳目而體例之墮損風稜之磨削莫近日若日前林濟遠之䟽何為而妄發也去就郎當四字雖在私室猶屬軟語



况身為諫官之長登諸章奏之文有若以臺閣去就嘗試仰質於君父者然切實之言固如是乎拚死生汝性命闡明義理是在諫者其去其就有何郎當之可諉耶此言一出將使巽軟之臺臣得以藉口臣謂如此回互之論無令復發於堂堂諫諍之地宜矣噫顧今卿相之家無不廣占田庄驅揚沃壤湖公巨壩跨郡沒縣一望無涯不滿千石自謂貧灶歲糶一庄人稱卧買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削乎今有一策可以免名田限田之勞弊而收其實效者即著田於戶籍是已古者土田人民同載地官其在雅詩亦嘗並稱肆我祖宗朝成憲嘗以版籍藏于戶曹本意所在蓋可知也顧今籍法只載奴婢不載田土抑何意哉今適式年當前收單在近臣謂知委中外使有田土者舉其字號次第著之於籍則法非難行事甚順便一則曰周知民戶之貧富可以分糶制役也二則曰存留官本可以衰息訟端也三則曰厚養廉恥可以懲戢貪風也夫貪風所以熾者以田產廣而稽考無由也若使一經雄藩腴邑而忽然倍蓰無田者頓爾多田雖有大膽厚顏不敢出此設有詭寄之弊一以戶籍為斷則不瞬眼而攤均於貧人矣豈不賢於富而益富愈往愈甚也哉顧臣此說必多沮毀之論雜陳利害要為熒惑之計若 殿下斷而行之凡有同異之論俯賜條問則臣

雖愚迷誓竭駑鈍如漢蓋鐵論之反復辨詰終有歸一之效也然田土之外葵  
郵成俗猥瑣多名雄邑郵吏各色貢物問其本主則宰相參半列屜市坐該司  
年條考其時買則大夫居多是故此等下流皆有隱援聲勢高張有訟必克謨  
畫預講有訴必獲臣既不能盡知亦不欲指的和覽臣此疏面發賴而心暗忤  
者想多其人 殿下誠欲力行仁政痛革貪風庶為治本之術也批曰三司事  
設禁非得已亦豈不知其職之輕重乎南海宥還人事為說何必若是如使情  
實如爾言其所正律豈待爾言可宥不可宥知莫如予沈煥之事忽地下石言  
皆不襯煥之欲用之爾敢沮之乎金履成事其疏驟閱一過只取異於衆而擢  
用遠一履成豈足為弭災之助乎監試初試時奸弊事誠如爾言奚特痛禁而  
嚴繩付之廟堂別加檢察如是而又或近似於疏中所論是誠有司非其人也  
搃戎管役事曰直犯曰斷壓既涉於不經平曠禁籟云云又何其言之容易既  
無出舉條定奪之事決知非造設營舍則縱有一亭之締構寧或如彼其包絡  
橫連城役猶止管役不息等語亦何把持乃爾爾雖平說可否其所已之固非  
難事矣近日銓曹停望謬例事聞甚駭然年前因爭端嚴禁其規則近日舉行  
果何如令廟堂察飭林濟遠事嘗試之目回互之斥豈可輕加於人乎著田於

戶籍事行不得之政不允○庚戌召見藥院提調○辛亥六次祈雨于社稷

○召見藥院提調○命大臣卿宰論思言責居留方伯之臣訪察寃鬱以聞教  
曰病中悶旱心焦血燥藥既無效夜輒添碗而推戶瞻漢倬彼者昭回心香之  
上升固不敢必下土黔首喁喁之情庶徹高高而一兩久闕今為四十日此時  
五日不雨可敵春旱之數十日十日不雨可敵數朔無麥無禾何以卒歲觀諸  
道之狀驟霰所過往往有鋤犁之優渥城內外點滴莫霑靜言思惟咎在一人  
貶責之舉不敢以儀文而忽之既減膳又撤樂惟避殿一事姑未頒示之者以  
今所處非正殿也然則目下修省之方當於何為急大抵鬱以為蘊結發之則  
舒舒或者不知不聞之中有寃莫達而怨莫伸寃怨干和警告日久予乃視若  
夢夢聽若漠漠莫即覺悟歟咨爾大臣卿宰及論思言責居留方伯之臣各從  
聞知以答求助之思○領議政洪樂性上疏曰臣之衰憤不待臺言臣實自知  
抑又通朝之所知則今此臺言即臣中心之所蘊而一世公共之議也殿下  
至以老成耆耄為諭古人所以取高年者非以其年乃以其德也若不問其德  
之如何只以高年而取之則絳縣之老人亦可以為國相耶况臣周歲重任罪  
積瘼曠而今又左相由臣而橫罹端揆由臣而費勞此莫非臣不能早自為所

之致伏乞鑄削臣職批曰卿試思之朝有老成有國之幸也古人曰君子盡老  
蓋當時之大夫士為君子惜其老而未嘗聞以盡老反欲君子也况居上相者  
從古者艾居多今卿國之上相也朝廷之老成也予之授以上相亦以卿之老  
成也則初何心以委毗又何心而體諒乎予且聞之君人之御世羣下之藉手  
莫不以四維為重強其所不可強迫切督責使之失厥守枉厥志而曰惟予命  
是從惟予旨是循待庶僚尚甚不可矧乎大官予雖否德污不為此然卿之今  
番所遭非卿一人之所遭諸僚相之同一所遭也凡今在大臣之列者端揆一  
人外皆六七十歲人卿以老決退代卿叻是任者獨不以老力辭乎大臣去  
就先務自重大臣重然後朝廷重卿若究理斯義不待敦勉之辛勤自有幡然  
而起者卿須念之哉自餘待登筵面叙更冀亟回前執速出視事○大司諫林  
濟遠上疏曰李錫夏之疏持臣以臣疏末端處義郎當四字噫職不舉則身不  
出古義則然臣方以此自請而亦嘗慨然乎近日臺閣之隨時規勢乍出旋入  
者乃謂之以郎當既以郎當論人則不欲同歸於郎當之意自在其中今乃擬  
去首尾恣意抉摘信口肆螫何太容易第念臺職本重廉義鐵限在前末由冒  
膺伏乞亟賜刊削批曰不可強迫本職許遽○壬子兩○藥院請診教曰夜涼

後發熱姑未着睡而湯劑則苦無其效姑為停止○教曰夜下別諭以寓修省  
一分之思自朝霏霽晚乃滂沱渴望之餘歡天喜地同雲四低可占遠近之均  
洽得雨形止之登聞豈待此諭而憧憧之極有此申申並與雨後農形後錄列  
邑狀聞○復常膳法樂仍命社壇報謝祭兼行於時享教曰今日之需然是豈  
意想之所及莫非冥冥陰騭之攸賜禮曹有報謝其敢或緩八月隔日今日所  
得之外入夜連為霖下祈雨祭則停止社壇報謝祭當別為消吉時享在近別  
設則瀆以蕪行磨鍊牲幣用親行例祝文以叩謝之意大提學牌招撰進添入  
於例用之祝○正言申龜朝上疏曰褒獎節義疏釋冤讞實為弭災之一大政  
向來慎獄之諭可感神明而獨姜克成一人在竄配中克成當日之舉忘生  
於倉卒之時沫血於危急之際雖似狂妄實出忠憤可獎而不可罪也况渠有  
老母情理矜惻宜賜宥還以光聖德也副修撰李錫夏之疏言實浮薄事多駭  
妄雖以沈煥之金履成事言之條件各異段落懸殊則急於網打強歸一套至  
於科場一事百人雖言之渠何敢發口乎渠之年前湖南掌試也赴舉之儒禁  
亂之校幾十名同日蹂躪並命於棘門之外慘毒殘忍未有此甚渠以何顏遊  
喙於科場事耶至於搃營停役為辭何如是憎刻也直犯平職等說殆有甚於

王德用乾崗之讒至於前諫長疏中去就郎當四字可謂實際語今日三司之進退俱難使渠當之獨不郎當乎閔隘之極據實仰籲何嘗有一毫嘗試回互之意耶至於停望一事銓家衮鉞全在政注如或得罪名義未勘公法者施罰之道只是停望今渠為說未知有何挾雜而因渠一言而廢之亦豈嚴隄防之意至於著田戶籍之說亦是渠壅塞膚淺之見有何多大利害乃以鹽鐵權利之說質陳於聖明之前殃民病國必此人也况其邸人貢物列屢年條之說言之實醜渠以為宰相參半士夫居多未知何許鄙夫為此陋習而不為指的混圖說去使滿朝摺紳並受難洗之辱此不過輕佻悻悻專事基間假托應旨敢售毒手此等之人不可置之經幄之列亟施刑改之典斷不可已也批曰今番應旨自大官論列有不稱停者多特以求言之時不可輕勘言者一例付之舍垢雖然爾疏之體段亦甚駭眼爾亦可謂舍垢中一人矣○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李格狀啓言厚州廢地冒入民人為八十餘戶之故發遣軍官逐送冒入民人圖畫形便以來矣摘奸軍官手本內厚州之蓮地坪祥霸坪都野坪等地理入民戶為八十八戶人口為一百九十名以會寧茂山吉州明川三水甲山北青等邑民自昨年秋次次流入掘土為幕斫木結巢翻土播種廣墾原野而

一併驅出則數百民人之狗衣繩笠者遮道泣訴曰渠等皆無土無家轉而到此今若棄此奔散將不知填壑於何處云臣竊料其事勢必如所訴邊上事體雖極嚴重數百民生不可不念故以稟報廟堂後待秋收穫當為逐出之意姑為題送矣今此該邑鎮所報中松田麻田民人入居後彼人之莫售前習果有已驗若使蓮池等坪漸次實民如松田麻田之為則彼人自可禁止云以摘奸軍官及圖形見之厚州一幅延袤周遭為三百餘里土地膏沃峰巒重疊素稱出穀產麥之地而一望荒廢人烟不通故彼人之潛越採牧則以其零星戍卒不能禁止邊政已不勝踈虞而取考本營所在謄錄則厚州之初置僉使在於康熙甲寅而故相臣南九萬所建白者也其後丙寅我國人犯越適出於厚州其時廟議以為厚州土沃穀多故他處之人皆得糧於厚州為越採之資云至於革罷矣奸民輩越採之糧何處不得而必以厚州之穀齋去犯越之患何處不然而獨於厚州地境偏責乎殊不知事理之必然而大抵邊上之民殷穀多自是國家之長策古人設置意亦有在厚州之復設誠甚便好事係邊政臣不敢妄論冒入之民不為登時逐出已是溺職之失惶恐待罪厚洲地形圖畫上送于備邊司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回諭曰勿待罪備邊司啓言南兵使李格

狀啓中厚州形便故相南九萬疏陳甚詳就其中利害之較然者有三一則三甲形勢極其孤絕脫有緩急無可相掇而厚州之地郊野廣濶田土肥沃地形漸下風氣頗穩霜降最晚五穀皆熟設邑於此可作三甲輔車之依也二則萬一彼人謂本已有復據廢地一踰烏蔓嶺直入別害則廟坡以止諸堡及三甲皆在賊背自別害至咸興雖三百餘里其間民居鮮少如入無人之地設邑於此可作咸興藩籬之固也三則厚州復設之後自作魚面江口神方廟坡等諸鎮悉為內地皆可革罷而鎮民之苦可除也凡此數條皆出於積費籌度不是造次間懸空說去則先設一鎮於已試之地以為實邊固圍之道恐非失計而僚相及諸宰之論或不無參差前此流入之民則勿為驅出使之安業稍觀來頭請以此亦令道臣採探設鎮便否論理狀聞後稟處教曰民居與關防俱有所益泉甘而土肥與復設之茂山無異云則一因而一罷特由適然且況在昔甲寅百二十年之後又有此議事若有所待地勢向陽五穀登熟樂赴之民戶遂出一欵非所可論長津不毛無人之境猶為關防而設邑則是地之曾為邑治而樂生而好居之處乎至於犯越之慮沿江一帶十倍有甚則此而云云未知其然然僉使之先為移置邑治之真箇復設當否分付道臣使之細入商量



指陳形便○癸丑雨○藥院請診教曰甘澍通宵民事萬幸入侍時議藥○召見藥院提調徐有防副提調鄭大容○進御加味道遥散○命社壇祈雨祭獻官以下施賞有差○領議政洪樂性左議政金履素呈長單封還○甲寅召見藥院諸臣○以朴基正為司諫院大司諫○副修撰李錫夏上疏曰正言申龜朝之疏滿紙臚列罔有紀極然其為說出於朝東暮西匿怨背本之類則顧何足取歟而乃若論說之悖於倫理情態之急於黨護有不得不仰暴噫彼金鍾秀論其負犯關係何如凶肚悖腸所由未漸矣所流毒憐矣苟以先治黨與之意直截從事則所宜論列豈止沈煥之金履成兩個而已哉特從其跡顯泥獸情昵糾蛇者而約略言之則綱打之目奚為至哉况所謂段落懸殊者尤不滿一笑鳥之翼搏莆啄獍之爪攫牙齧效用則殊逞凶則同果有懸殊之可言耶搃營之役不過就事論事諫長之疏亦不過官師相規停望事不過惜其不循公議又若著田戶籍之論各項牟利之說不揆迂踈有所論列有則知悛無當泰然何待指名說去乎科場事忽勿無根之說作為聲罪之端言出搆捏又何多卜伏乞鑄臣見帶之職以安私分批曰昨日求言今日罪言有甚於詭詭與李遇濟申龜朝雖不得不舍垢此而終靳一言弦韋則孰肯為此時之大官乎

遇濟則待避不避且置之爾之前疏中云云全沒稱停彼苟浮於四者爾何言之黜昧近俗如是也故當者何曾愧服見者視同戲劇爾難免下語不審之失矣笑彼龜朝忽駁爾疏逐逐條條不遺餘力特於右一欵潦瀆渠意與爾意沕合而然云爾登時詣臺當有覈正之舉而爾言乖激遮道壹辭則心然口否抑何故也違牌踏下微意存焉今疏雖曰請懇勢難例批辭職依施一以俾便救護一以俾所知罪○八月乙卯朔召見藥院提調進御加味道遙散○以洪良浩為禮曹判書○丙辰召見藥院提調進御加味道遙散○停平壤城操○丁巳進御加味道遙散○敦諭領議政洪樂性左議政金履素○召見江原道觀察使李勉兢辭陞也○教曰祀典所重不敢以適在將攝弛心特遣史官奉審文廟堂階庭廡一不掃除祭器欠精泮長就理館中之事知館事當檢飭不職之責其敢辭乎知成均洪良浩為先從重推考雖在囹圄尚帶職名則前罪未勘後犯又出可謂罪上添罪過齋後開坐添問目捧供大司成南公轍職名改差時公轍因政院事拿囚○以鄭大容為成均館大司成以沈煥之為藝文館提學○戊午兩○進御加味道遙散一貼○召見藥院提調○壯勇營提調鄭民始啓言本營軍餉中嶺南納米二千石不無掣碍之端宣惠嶺南廳錢則稍

裕米則不足該道常賑黃豆二萬石換米一萬石給嶺南廳而以嶺南廳上納  
錢每年六千兩限十年劃給嶺南換漕倉米上納以黃豆換作之米留置壯勇  
營為便從之○教曰今日之甘雨亦叶所望歡幸萬萬勿以得雨而弛心每誦  
古人之格言以伸菟疏枉之政求助於大臣卿宰言責論思之官側聽以待者  
已有日矣衆皆寂然無聞一言豈今之時人人樂生家家安業委巷下戶絕怨  
咨之苦化行而俗美歟苟然矣數朔曠陽何在乎炎暘極盛之節夜宣十行朝  
見祈祈其所後應若有所待然若相與之際一理儘孚若是而大官不言卿宰  
不言三司又不言予於是乎不得已更煩一言須以此意令大臣諸臣知悉○  
己未○庚申○搃戎使鄭民始因臺言屢違召命教曰到今禮使二字為面前  
究竟法搃戎使鄭民始今姑許遞○奉朝賀鄭存謙卒存謙字大受左議政惟  
吉八世孫 英宗辛亥文科歷兩銓至領議政致仕奉朝賀罕言笑謹約如儒  
士然少骨鯁風至是卒教曰首先甌卜於此大臣者以其托契於乙未一疏證  
畏一念執玉奉盈位躋上相人莫間然此豈非高於人一等者乎年來養病不  
見久矣今云長逝曷任盡傷成服日遣承旨致祭祿俸限三年輸送賜謚葬前  
舉行○右議政李秉模上劄曰竊惟人君之德其大有三曰敬天也曰法祖也

曰恤民也臣嘗以是三者妄自仰度於政令施措之間則只見其小心翼翼慄慄孜孜未得其何事欠闕何處間斷在朝在野莫不云然雖以 殿下撝謙之盛亦必不以臣言全歸於贊揚之例語也然而考之治效尚不獲忘者蓋亦有說用人之失其道也以 殿下燭理之明萬物情偽無所逃於淵鑑試以此觀人之法權衡於廊廟九卿之列則果有一心王室身佩安危者乎甄別流品樞樞各當者乎知生財之大道量一年之出入者乎直哉惟清夙夜惟寅者乎平糶韋之情嚴詰戎之政者乎廷尉奏當一國稱平者乎通山澤之利安四民之居者乎關節不行民之畏之如包圍羅者乎雖曰籌司勑而六官失職大規模大綱領未嘗不寫於其間而所以取之者不過略循資級取辦於一時曷嘗聞其先時儲養如大匠之經營鳩合以擬其用乎敬天法祖恤民之德即千古臣民所望望於其君而不可得者而迺 殿下兼有之太平萬歲指日可期而惟此三者之功必待人而後私非一人聰明之所可獨運故其效之著於事者日益邈然豈不為忠臣志士慨然歎惜處乎伏願聖明赫然奮發先退如臣之無足備數者改卜賢德責以以人事君之義旁招俊又列于庶位既知其賢則勿貳勿疑又令各舉所知以備次補又就文蔭武中擇其能為縣者勿用薦舉之

常法籍記蒐錄又以列邑分為煩衝疲三科量其剝理控制蘇掾之才以次差  
遣則雖不中亦必不遠而朝廷之上除却閒雜之論惟以訪問人才為一代風  
俗至於欲罷不能之境則日用事為無一不出於敦實之地而垂拱之治庶可  
翹足而俟也國法最重法從以其近香案之前陪清蹕之後也凡有情理雖在  
善地外補必思導達而召還仁厚之至也姜克成向來事姑不論本事如何聞  
其老母疾病沉淹嶺外相望其心絕惻委巷下戶如有似此情境決不暫靳於  
疏鬱之政况此名在法從之班乎惟聖明特推孝理之政亟降放釋之命前此  
鞠囚推覈時干連諸囚之滯在營邑之獄者間因朝飭幾皆酌勘而此等罪囚  
不在金吾秋曹之案營邑之臣以其年久亦不欲舉論申命諸道或有滯囚之  
類俾即究竟亦足為導和之一端矣批曰劄辭深得大臣之體豈勝嘉歎大臣  
之責以人事君更有望於以補不逮附陳兩條并許施○放姜克成○判中樞  
府事朴宗岳上劄曰我國內寺奴婢之法歷代之所未有而天下無告之窮民  
也昔在 孝廟朝先正臣宋時烈請罷其法而以伊時庭議之勢貳卒未免因  
循不罷至今議者恨之矣我 聖上聽政之初特罷推刷官一付之各其本官  
使此屢百年水火中宛轉呼號者置之衽席復見天日德至厚也恩至渥也臣

待罪湖藩時伏承十行之誕下更令八路釐正逃者減之老者免之故者削之而就其中隱漏者生產者詳查明覈方許代充外此許多弊癘一并更張此輩歡忻鼓舞如得更生臣愚以謂但救目前之急則可也謂之拔本塞源則未也未過十年其弊將復如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有私奴婢已非大公至正之法而求之古今所未嘗行者也是以先正之議出於此也 孝廟之嘉歎亦以此也或者難之曰我東立國之規全以名分歸重而若無奴婢則是無名分也無名分則是生大亂故箕聖東來之時首行奴婢法行之數千年至于今日云此有不然者奴婢之法非特箕子行之以史記言之箕子佯狂為奴云云自三代時已有此奴婢名可以想見而且箕聖之為法必止於其身之為奴為婢而已許贖以五十萬者渠雖滯盜而以奴婢終身猶有所不忍苟有改過而向化者許之以贖導之以善也何嘗如我國之世世為奴婢而又况以女傳女以外傳外換易三五姓便同秦越之相視皮肉之不干曰奴曰婢貢錢貢布此何意義人臣告君之道當以堯舜為法自堯舜孔孟視之則其將曰仁政乎不忍之政乎或者又難之曰奴婢貢為內司一年應下之數而既罷之後無出處以今日經費實難給代云此亦有不然者既罷奴婢而換

作良民則良民獨無身役乎假令奴婢收貢為千金則良役所收亦千金以此充彼朝三暮四矣且奴貢之弊月耗歲損究其未流則必歸於漸盡磨滅而後已渠輩既樂從良役則將見歲歲增額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乎事面之正大財用之損益既如此相絕則實在於聖明斷而行之如何耳批曰奴婢之法興弊不待卿言必欲矯正揀得御極之初首革刷官又於年前申問僉議至于今未嘗判下畫一定制者非欲已也亦豈容易議為書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是以咸中然後有慶須得可行之道始可言誠小民而祈永命之功予意如此卿以謂何○大司憲李在學上疏曰顧今義理闔塞上下阻隔環東土幾萬里臣民憤痛抑塞有口而不能言有懷而不能達抱此冤鬱幾朔于茲則向時之早實非適然臣於前疏略陳此義而未蒙採施今又冒瀆雖近架疊而既知召災之端不由他故則雖使臣日日進言亦不出於此箇一條惟 殿下亟收禁令夬伸大義以洩舉國幽鬱之情焉至於小民之鬱而莫伸枉而未疏者內而有司存焉外而方伯守令在焉孰敢不奉承德音而人心不古庶獄多好遠道僻邑異於都下畿內官府之聞見不及村閭之冤枉未暴或有被戕而不得償命或有係獄而徑致枉死者種種此患足以感傷道臣春秋省部乃所以採民情

察民隱而徒貽供待之弊狀訴或至見阻幽鬱不能自達實是近來諸道之通患也今當發巡之時宜令廟堂申加關飭獄囚則詳覈而審決民訴則細察而明聽俾無小民抱冤之端又若外邑囚禁之政誠為殘民至切之弊雖係微事若有私怒則一囚屢朔惟意所欲甚至於積被飢困不保其生其所齎怨當如何哉亦令道臣一一嚴禁而各邑囚徒每於朔末錄報巡營則庶為掇弊之一道並令廟堂關飭宜矣士習淪薄科場雜亂當此大比之科宜有嚴禁之方照訖之法自是差規而所可禁者即書手隨從士子之不文者也察其貌考其講似無難於辨別而近聞開講之後越講者不無僥倖之類而素稱實才者反或見落傳之者或云不嚴或云過嚴則其無一定之規可知也三年大比士子之所蓄銳以待而若使優於製述者或因微書而落講未赴較藝之場先作渡瀾之行則此豈非冤鬱之一端乎申飭諸試官俾無不文而倖越能文而見屈之弊宜矣密使迎送國之大政也前頭勅行知在不遠即係接應之節宜講豐約之得中向時式例亦難膠守而廟堂之上未聞有預講之議至於西路支勅之需虛實多寡邑各不同若令臨急而備儲易致繹騷而興怨亦令廟堂知委道臣使之先期備待俾無不實之患則恐為務實之一政矣批曰其中可以稟處



與直關者付之廟堂備邊司覆啓曰刑曹囚繫等事直為關飭諸道西路勅需  
事自有修補改補之年限不必一新備待且勅庫節目本自嚴重勅前會減意  
有所在如有不可不備豫者則惟在營邑商量緩急從便措處之如何以此關  
飭照訖講事果如所陳事之可駭莫此為甚以此嚴飭試官待其畢講考勤慢  
勘處而令之不行每自搢紳之家今番科場萬一有借書借述現發者家長亦  
難免其罪請更以此意預飭使仕宦家子弟及寒士鄉儒明知信令之意毋致  
冒犯教曰法之不行貴近犯科而然卿相之家畏法飭行則家子弟雖欲率入  
隨從携入書冊得乎卿相皆守法法從效之法從如此寒士鄉儒以何器具越  
法干禁乎先以三令五申之意以此草記知委坊曲期於毋犯而教化不孚風  
俗不古無以齊禮則勢將繩法其為朝廷之羞多士之恥當如何哉如是下教  
之後京華儒士一有冒犯而現發者其所勘罪何足惜也史官之場內暗行雖  
曰自古由來法規今番則既委之廟堂何必替行卿等之事別擇文武備郎今  
科場內俾有刮目之實效○辛酉仍任大司成南公轍○壬戌 上侯平復○  
召見藥院提調○領議政洪樂性上劄曰今番靜攝八旬有餘日矣幸今天和  
快復此實 宗社莫大之慶上告下布邦禮則然乞命有司即選吉日載舉縛

儀馬若臣情勢疾病前後疏奏聲竭無餘以若情勢癘殘不思所以引退則其於清朝之四維何哉伏願亟許鑄免批曰向因數旬將攝仰貽 殿宮惟憂之念此固萬萬訟愆而謁 廟拜 陵亦已過時尤切悚悶况院直不許庭候不設稱賀一節決難議到所請不允安心勿辭即起視事○左議政金履素劄請亟舉告 廟之禮仍許呼嵩之儀批曰雖如例直宿過十日始舉賀儀曾有受教定式揆以格例亦然此又領相劄批中未及提說者所請不允○副校理曹允遂上疏曰臣待罪南邑也泰安有被戕於人者已經檢驗既成獄案而元犯逮繫未幾其家多率人丁來破獄門晏然脫出威力所加吏卒莫敢誰何營邑譏捕亦無以下手哀彼戕者亦何辜焉以此推之此獄之外又安知無抱冤未暴者乎請令廟堂嚴飭該道詳查狀聞諸道一體嚴飭○癸亥召見時原任獄事依所請令廟堂嚴飭該道詳查狀聞諸道一體嚴飭○大臣禮堂領中樞府事蔡濟恭等以聖候平復齊聲賀 上曰今番仰貽 殿宮之憂容有其極 廟宮尚未祇謁 陵寢亦未展省何論他事而聞卿等入來強為召接欲使卿等見予以弛焦鬱也濟恭等曰非但臣等之所欲仰請者八域舉皆同情 殿下御極以後豈有如今番之久任靜攝乎 上曰 先朝

上俟平復時常以直宿十日為限始許陳請而今番既不直宿豈可稱賀乎濟  
恭等屢請終不許○右議政李秉模啓曰李錫夏之論前諫長林濟遠至加以  
回互嘗試之目無論言之稱停與否題目深重恥莫大焉及承宣之除晏然即  
膺其在重廩防之義不可置之請左承旨林濟遠罷職教曰見職之即膺似出  
於以人言之白地勒加不足較挈而然卿言亦出於重四維之意而罷職則過  
矣以此以彼宜有區處本職遞差○甲子○乙丑以洪明浩為吏曹叅判鄭致  
淳為吏曹叅議李昂揆為司憲趙宗鉉為漢城府判尹○義禁府啓  
言前江原監司沈晉賢原情以為三日浦水田事謹稽辛亥受教若曰折給公  
文中若無入啓與啓下等語者該守令報于巡營自巡營隨即狀聞事命下取  
考原關辭意則或曰募給補用已有筵稟判下或曰筵稟請得賑廳錢買得其  
後防報狀回題又曰此既筵稟給價者則事係重大不可遽然中撤云關辭既  
如此則似與定式中無啓下等語者事面稍異故只據實狀防報該府而已至  
於狀聞一款或意此事之已經筵稟而趨起未果矣到今本事盡露之後昏未  
覺察不能狀聞之罪實無所逃云請議處判曰此是囚者原情乎敦關騰本乎  
自首至尾斷斷不已者即敦關中筵稟請錢句語而已然則囚者按道時使之

許壘乎禁其築堰乎何無一言概及筵稟云云囚者必疑以白首老堂之白地假稱有此反復提說而此則事實有大不然者因敦府蘇弊事領相之為領敦寧也果有請貸錢貸之筵奏其後諸堂無不續其說則筵奏之非假稱固躍如矣誠如囚供之起惑該關中既無某道某郡面里折授放舉筵奏之語則囚者之曰以無異於啓下行會不即據實狀聞云者又何其昏於罪己若是其甚乎此供辭全篇都是外題并勿施更為待朝開坐捧供雖以卿等言之不念爰辭之體重如許招供無難捧入赴坐堂上推考近聞之堤堂之許題於奸民已在前數年云則首犯者即非敦堂敦堂之罪只在於輕信駭悖一郎官之自東邑來言歷歷信筆着署而已且况該關之後既無一梁增開片土加築竟為該道防報而中止該堂之混被首犯之律獨不究乎此雖微事亦關刑政竅初許題之堤堂更即指名現告草記移施敦堂已施之律敦堂則以罷職減等誤捧現告之有司堂上從重推考每欲定式而未果堤堰司之弊可勝言哉歲首朝祭大臣例飭無補於早節之灌溉而設其司而置其堂有其印而踏其狀者不過牟利葷射利之事觀於文簿之不為回公一欸事面愈欠光明苟欲汰冗宜先堤司自今堤堂別為差下之式永為革罷歸其印於有司下位仍作例兼之窠

而兩堂中只存一窠如是則汰冗而杜奸循名而責實刑期於無刑雖謂之一舉兩得可也亦令廟堂知悉此後名雖堤司關文若無啓下折受之語該道勿給其土依受教論理狀聞○領議政洪樂性呈長單賜不允批○左議政金履素呈長單賜不允批○丙寅封還領議政洪樂性左議政金履素再度呈辭○召見藥院提調○藝文館提學沈煥之上疏曰李錫夏之一疏醜詆臣僂辱臣無所不極幸 殿下洞見疏者之情狀賜批若曰忽地下石言皆不襯臣雖極口自辨顧何敢當聖教之只用八字打開乎伏惟我 殿下誕受 聖祖精一之傳穆臨丕基安危之際先討亂賊以植綱常粵自明義首編至于再昨年以後筵教綸音蓋為幾百千言而大義可以建天地至誠可以貫金石也今臣如老木之飽更風霜精槁氣歸獨有此心未變猶可以為聖朝扶衛義理矣惟彼夫夫之無惡於臣者或以暗射之巧弩或以突起之悖鋒迭出而攻之者何也嗚呼古之士君子事君取友之道義理而已有人於此一言當理一事合義而藹然有愛君忠國之志則雖在蠻貊之邦愛而進之也有人於此其言乖理其行悖義而漠然無愛君忠國之意則雖在門庭之內惡而麾之也其愛其惡焉敢置私意於親疎異同之間哉臣嘗自誦此言今至老白首矣彼不知臣者乃

以利害左右之說欲為攻臣之橋柄則亦可笑也己人臣所以報君恩者各有其道立乎搢紳之間揣才授職以盡其忠者一等人耳處乎丘壑之中循分守己以全其義者亦一等人耳臣於此等人固無所似而乃若古人之畎畝不忘君者則或庶幾焉伏願亟命選部鑄改臣所帶藝文之任批曰曩者斥補亦出於區處更乞區處不亦過乎卿其勿辭斯速上來行公○命黃海道兵馬節度使姜五成延安府充軍以番布狀聞之稽緩也以徐有秉代之仍命昨年停退條蕩減○丁卯○戊辰遞吏曹判書金載瓚補承旨朴奎淳為永平縣令載瓚上疏曰朴奎淳負犯深重而銀臺特授大拂輿情座次單付不得已纔已修入而茲以執藝之義敢陳愚見即令收還不勝幸甚批曰朴奎淳特除承宣事一二句語恕之以執藝坐次望單之即為書入卿可謂得體大抵既為所重則亦不可為卿恕彼卿之本職許遞至於奎淳昨除反為害焉是豈人其人之意乎一欲引義雖或似然陳疏徑出極涉太過左副承旨朴奎淳永平縣令除授○全羅道觀察使李書九以農形馳啓教曰行部省野細奏於此壘爾界之別無使一民或有白微卿等承流宣化中目下第一急務也秋序雖半晝曠尚烘登場必當差遲卿等巡行觀勢進退悉心洞屬以答宵旰之思錦伯處一體行會

近觀狀本關西之江郡數處止道之關止諸邑實所關心固知卿等之殫誠接濟而若或一夫一婦之他其可曰盡對揚之責乎益加着念事兩道道臣處亦為下諭○已巳展拜于 瘡源殿 肅廟誕辰也○以李致中為吏曹判書○逆藝文館提學沈煥之以具庠代之○以金履翼為吏曹叅議○庚午以金載瓚為弘文館提學○弘文館提學金載瓚上疏曰臣來到朝房招問政吏則以為提學新望初未及簡問於文衡文任而徑先通擬云銓家之破壞政格誠為不少文任一步即成鐵限惟乞亟削臣新除之任批曰卿之文體不似近日少年閣僚之稱云能支諸人以是惟李晚秀與卿可之者予意在於矯文弊為世教也然則此時此任非卿伊誰疏中附陳事如是引義明日何以備負考試方便出場也亦不難卿之文任今姑許遞越格通擬之銓堂推考○教曰藝文提學處義宜無異同藝文提學具庠許遞○以申光履為司諫院大司諫具庠為弘文館提學金載瓚為藝文館提學○辛未次對 上曰領左相之引入亦關世道雖李遇濟百輩何損於領左相乎此則世道為重四維為輕而言其不當言使元老大臣不安於朝寧有如許朝綱右議政李秉樸曰 殿下試看今日朝廷臺閣長鎖闕啓無難呈告之負何其多也茶時之啓何其久也古所稱

臺烏之噤仗馬之戒政為今日道也彼三司將焉用之此不可不一番出場矣  
上曰予豈或固拒而然乎秉模曰殿下若快收禁令則自可出場矣上曰  
此則臺諫之外雖大臣言之予豈允從乎大凡臺閣之所重何如蓋言可則聽  
之言不可則不聽其聽不聽惟在於上而近來臺諫輩只思妄度預料初不入  
來於臺廳此豈成說乎秉模曰臺諫雖入來政院必不受啓此則先自政院糾  
正宜矣○削三司違牌人職右議政李秉模啓言目下大論不容畧刻少緩而  
近日三司惟以違牌為事以至今日賓對亦不得備負入侍如許國體古所未  
有人臣之義只當盡其已分之所當為而已嶺海鈔錢何可計較於其間哉臣  
謂今日不為入來三司並削職更令備負各盡其分無使瞻聆去益駭惑國體  
得以維持斷不可已矣教曰國之有臺閣猶人之有耳目近日臺閣不可但以  
無於古言雖有設為禁令之舉停啓不關於詣臺此所以近日廷中有臺臣不  
可罷推禁令予當固守之教俾啓詣臺之路兼示堅定之意而今日次對又如  
是一齊違牌然則有國而無臺閣可乎卿之所請其言雖殊予所深慨蓋亦如  
右真所謂同行異情謹削之律烏可辭乎依為之○右議政李秉模啓言頃因  
持平洪秉臣疏批清州牧使安廷鐸枉殺邑民委折明覈狀聞之意行會該道



矣即見忠清監司李亨元啓本則以為清州居民金旺大之子入於軍丁而旺大匿其長子謂有釋兒多有欺隱故決杖二十度其後又因旺大之官庭發惡決杖十五度歸家過一旬致死而洞民之欲免括隱者合口鼓動以致遠近傳播而事出於按法正俗之意不可以監杖枉殺論請令廟堂稟處矣近來奸民漏丁之習誠一痼弊官長之杖治在法當然况所用之杖及度數俱不違法典其所物故特是邂逅而此事上徹既由於臺臣之隨聞仰陳非出於民人之冒濫呼籲則亦不必追理請並置之從之○設七日製于泮宮通方外京鄉儒書居住於紙頭生進幼學分坐應試入門二萬餘人命文任館堂分考箋居首進士沈厚鎮賦居首幼學李龜燮並直赴會試其次二十八人並給分仍命太學生屬之增別四學生則屬之監試○壬申大提學洪良浩奏曰文任通望即是清峻極選故格例甚嚴每於新通之時政官必也面議於文衡或以簡問停當然後始為通擬者乃是國朝已例文苑故事而今番提學之新通也初無通議於臣故心竊訝之問於政官則當夜開政倉卒忘却云新通之人皆是公議所屬使臣與聞無出其右而第念四百年流來古規不容到今破壞故臣欲陳章自列之際因提學之疏引自上俯燭特為區處而問備政官使之改通如例書

問於臣善為究竟則臣不必更煩章疏而終若泯默則後來者無所考據恐有襲謬廢閣之慮故敢此仰達繼自今申明舊規俾重文選事請出舉條載之文苑故事教曰擅盟文垣者即中國之太學士我國之大提學也後進聲價之決可否定高下必待大提學一言其言不啻千斤之重雖以銓官掌用人之責者文任通擬則一循文垣公議雖不面議書問某也居先某也為次自有宿昔之聲價無或以銓官已見參錯揀擇至於留窠面議如三曹判書之受薦於時任三相當政書問如通清諸窠之簡通於在家僚堂故事未必然政格亦不載日前銓官之問備專為急於方便而傳教中既云格例四字已示其然豈然之意大抵面議簡問云云即不過邇來疑傳信傳之說年前一大臣陳章引義亦非的見文跡而然者昨日賓對已提此事言於右相矣今卿所奏又如此係是政格更張退與大臣相議從舊例與創新式間指一停當定為不易之規俾多每番葛藤○癸酉行監試初試○下照訖講試官等于吏備邊司啓言近聞照訖試官或於文義之外拈出不當問之事而其他雜褻朝諧之語全沒謹嚴之意請令政院捧現告仍令該府拿問重勘教曰不待本司草記近筵問諸臣所奏試官舉措之駭然甚於草記甚至講生中恥與如許試官對語自書不柱而出

去者有之云則廟堂草記可謂後時是豈近日提飭之意乎當該發言不慎貽羞奉命之試官等令政院查出下義禁府發問口招重勘以此草記及批旨書示一二所棘圍俾中外多士知有國綱義禁府捧供以聞判曰此亦國試體貌之尊嚴何如堂堂龔舍濟濟學士案對做聖之書口道悔賢之言諸般鄙悖不屑之發問觀於渠等一二事自首他可反三彼退外多士之初入京者認為朝廷名士皆若此論其辱命焉迨重勘大抵朝之法拂之矜式人皆厭斲於繩檢諧譎遂成弊習彈評不及官師往往年少才銳者不掩伎倆於稠會其在砭愚證頑之義不可無嚴處金熙朝之供不覺掩耳洪秀晚之招亦甚駭然與朴吉源之初不首實可謂將無同并放之田間先從語孟庸學俾勤三餘之工期有必剛必明之效丁若鏞以次律奪其告身熙朝悖語若鏞弄作致塵香案禁堂推考○甲戌○乙亥罷大提學洪良浩前提學李秉鼎職教曰凡所謂故事格例云乎者須有點畫之可證然後始可發說况筵體何等嚴重奏語尤當審慎則文苑所無之故事曰以有之政曹不載之格例曰以不然庶僚有此錯誤難免輕率之罪况文衡重任乎文苑事端乎近日因此忽作沒緊之葛藤大提學洪良浩罷職以示不聽無稽之意俾勵無言不謹之戒將擬也通議時原任文

任後通望之說既發於章疏與奏對若此則銓官將為回公之備郎乎重臣即亦文任之原任則宜有一語自引亦無一言挽止乃敢以二十餘年前庠試考券時魁作人之為今番試官事不俟詢問唐突煩惋全不識嚴畏之體駭然極矣前文任李秉鼎亦施罷職之典秉鼎筵奏時不為請推之承宣推考至堂遽差○以李益運為司諫院大司諫○丙子○丁丑以黃昇源為史曹察判李聖主為司憲府大司憲尹行元為司諫院大司諫金載瓚為禮曹判書○戊寅以李命植趙宗鉉為宣惠廳提調○己卯遞大司憲李聖主大司諫尹行元教曰導之進身猶復却顧何也不欲入來者不必強之違牌諸臺遽差○以趙宗鉉為司憲府大司憲李益運為司諫院大司諫金尚集為議政府右叅贊○庚辰以黃昇源為史曹叅判具廩為司憲府大司憲李坤為禮曹判書李在學為漢城府判尹○諭慶尚道觀察使趙鎮宅曰嶺南民事夙宵不能弛心而旬後兩澤既未洽浹間發蟲灾瘁稼非細言念嶺民寢食奚安卿之行部當在何間俵灾之際務從審慎才有飭諭而催科當前徵賦不遠尤甚處豈無隨問濟活之策乎切勿預加畏恟轉而之他續當別遣按廉之行先從民間安堵與否考其勤慢以此為道伯守宰之黜陟各自着念毋或泛忽卿於巡到也將此回諭停

轡曉告仍又書揭坊曲俾有有恃無恐之實效○先是備邊司因執義李遇濟上疏履啓曰號冤婦女處現納原情則以為渠是長湍居權鎮星妻宋氏而遭舅喪營葬同鄉居鄭純鄭式等謂以近於渠之先山聚黨伐喪故渠夫呈本官則違鄉色摘奸後訟理則鄭哥當屈云而不即決給故渠夫留待邑下恐失已卜之葬日使庶弟權窆則本官謂以不待官決而勒葬着枷嚴囚仍為搆誣報營營門以刑推一次題送鄭式即本官子訓學之人而本官以三隅校考打渠夫以三十九度為一次仍為枷囚捧掘移拷音杖毒遍身幾至死境故七十老母九十老祖母以保放救護哀乞而不聽後因獄卒所告始為放出仍即致命故渠與渠姑來伏闕外而本官又送十餘下人無數驅迫此皆兩鄭哥締結官家期於致死之致乞如法償命云果如原情則典則領行之後孰不仰體欽恤之德音而施以三隅之杖已極驚駭一次刑之以三十九度為準又是法外知其病狀而不即保放俱係濫刑違法即令道臣嚴查狀聞果如宋女之訴則地方官拿問定罪至是京畿觀察使徐龍輔查啓言權鎮星之獄中違癘雖出公兄之招而勒葬非必殺之罪恤獄係應行之事則不顧病勢不恤呼訴始痛五日乃許放出仍至致命者情理極為絕慘前府使徐有和既有籌司請拿之啓

敢此論列以俟處分教曰查問之命一則為其或涉於干和一則為其伸理其  
含冤觀此狀本益覺未覺大抵訟官之因營題一次訊推自是常事設或邂逅  
致死此而加罪於訟官以今頑俗偷習執肯為訟官乎然本事則反於是者有  
之權鎮星之訟理既非可殺罔赦之罪則鎮星之為屢代獨身有幾箇寡女其  
情境之最窮絕惻為四民中尤無告訟官亦必知之則杖之猛歇與違式不違  
式姑舍是又無論獄中之違癘與杖毒暑節帶囚至于踰朔者抑何意思雖見  
權哥老母之垂死殘喘匍匐哀乞之狀猶不聽施并與保放而不即為及聞幾  
絕之竒始許保授於渠家竟致物故於數日者又何意思人命何等至重刑獄  
何等審慎而究其處事之舉措一言以弊之曰不仁甚矣况鎮星之死雖有間  
於用意故殺其為使之死訟官焉敢辭乎又雖非使之死聞其情境見其情狀  
而既刑之又囚之以至於因其事結果其為不仁甚於用意故殺甚於使之死  
若使如許訟官倖道當被之律則四民之惴惴舉將懷顛天無從之寃而死者  
鬱輻之恨亦何以解也長湍前府使徐有和即令該府拿囚嚴問其所犯之不  
仁捧口招以聞考法嚴繩俾為宣和伸枉之一助○義禁府進徐有和草供判  
曰所謂捧招自其發語之辭以至中間歷陳無非傳教旨意外遊辭渠是何人

無嚴至此名以王府口招無難捧之無難書之入徹於筵席讀奏之時國體所  
在萬萬寒心使之嚴飭拿來嚴覈得情者即渠處事之不仁一欵而渠之所對  
則反是橫說豎說施及於沒緊不干之條件胡然則發明之談胡然則輸欵之  
說也渠罪既非必死之罪則曰有曰無從實直告嚴命之下但當怵畏而已又  
敢以自歸用意等語汗漫挿入然則權哥之事渠用意故殺乎渠以么麼武夫  
若知一分高厚之意焉敢放恣乃爾渠之供招若畢看則徒添渠罪此所以勿  
令續讀者也今日紀綱雖曰掃地如渠者敢若是乎事猶近於傳會而昨下查  
啓之命黜雲四集若將下兩及今初供再供之捧入也淒雲勿緊日光透露此  
必冤氣愈結於刑政之太寬無論如此如彼人命所係在所服念囚吏悖習尤  
宜痛懲此供辭勿施赴坐諸堂推考罪人徐有和當限直招嚴刑期於得情而  
後已具格嚴囚施威取招以聞尋命遠竄義禁府以有和渭原郡邊竄啓教曰  
關西渭原等數邑之尤甚有耳者孰不聞之年分狀啓姑未上來勿定配所即  
是常事則如是磨鍊萬萬駭然渠之生出獄門以其特念城化之後弊也施威  
而已得免拷掠亦出於情跡之叅互則艱覓善地有此草記判堂遞差義禁府  
更以有和三水府邊竄啓上以有和用刑不衷無惻怛之心深惡之終上之

世有和不得為牧民之官○辛巳遞承旨徐邁修等教曰差代間南所衛將假

承旨差下○三司大司諫李益運司諫崔重主掌令鄭弼祿持平李運行李元

直八披理權坪正言韓致應洪秉臣修撰尹益烈副修撰尹行合啓請裊正法兩司合啓請李周懋設鞫正法既傳啓假承旨以向來禁令

時有不忍聞之下教不敢入徹命付之接待廳壁○司諫院啓言三司合啓今

幾月矣何幸天心開悟既許進身之路則居言責者所當躅蹶趨承以效一日

之責而有除輒違跡涉逡巡請賓對後違牌諸臺一並施以譴削之典教曰臺

官事俾開進身之路者是豈予心之開悟即為耳目之為任緊重而從違不在

於威制也無論如此如彼既許進身而不欲入來所執似非得已外面觀之院

啓可謂正論然今則其事無痕妥帖則諸臺之譴削過矣並罷職○右議政李

秉模上劄曰近日臺閣之事何為而壞盡至此人臣之義只當各盡已分之所

當為而已外此都不可計較臣於向筵略有仰奏仍請賓對不察諸臺之罪而

竊又自念廟堂臺閣自是相可否之地廟堂之失臺閣斥之臺閣之過廟堂言

之互相資益互相鍼砭此實治朝之氣像設官之規撫也臣安附斯義退至賓

廳招致三司之吏以筵奏餘意反復分析俾通於新除之三司為是目下大論

彼此之所同情非敢或叅涉指揮於三司之言議也伊後兩司除拜非止一再



而一創違牌視作故常未知諸人以 殿下隨違隨述謂可苟幸挨過而然耶  
繩愆糾謬固臣子之常分雖在敵以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  
可以非諸人况於至尊至嚴之地曾不盡吾之分乃反仰屋私歎於事無奈而  
計無出乎天下百千萬事有物必有則雖雷霆在上嶺海在前豈無可循之則  
當行之路哉臣則以為近日舉世所謂事無奈計無出者其罪當墨也此昔如  
臣無似忝居大官之致伏乞先勘臣罪竇對後違牌諸臺亦施譴削之典以警  
一世焉批曰臺諫事既於院新啓有下教者矣卿之因此引義過矣附陳事尤  
過矣嚴法之變為漫應者由於尊臺閣重言路而時措之有不得不然者卿須  
安心視事○三司聯名上劄大司諫李益運司諫崔重圭李令鄭興祚持平李  
運行杰元八校理權評正言韓致應洪秉臣修撰

尹益製副修撰尹行直曰向當憫旱之日洞闢不諱之門又因端揆之奏俾開進身之路  
義理屬復明之會凶賊有可討之期傳教之下莊誦感激激今日三司踴躍詣臺  
而承宣則故令逆逐啓辭則特教留置乃使無識一武夫抵死牢拒終不入啓  
不意聖明之世有此非常之舉也既使之進身又使之杜口真所謂欲其入而  
閉其門也是 殿下欺臣等也欺朝廷也莫嚴者義理也莫急者懲討也臣等  
所以沫血飲泣生死向前不得請則不知止者而假承旨謂有下教當面手受

旋踵擲退捧置院廳不即入徹只令他啓之承批相顧愕貽益不勝憂慨之至  
臣等之今日詣臺專為此啓而求對之批至有妥帖之教此尤臣等之莫敢曉  
也啓革尚在院廳則此啓不得請之前豈敢為退去承批之計哉茲敢相率聯  
籲伏願末端兩啓並許捧入亟允臣等之請批曰劄啓求對之一時煩聒既駭  
然况於妥帖之後豈敢若此乎○遞不承批三司○禮曹啓言東萊府使尹弼  
秉牒呈以為備邊司關內因本府所報規外差倭出來不望許接只願受答事  
彼人乞憐之書觀之則其所懇之不在遣官許接只願受答歸報而已則揆以  
事情容或無恠且以本事不可許施之意裁答以送不害為通彼此之情示約  
條之嚴其書契上送該曹以為答送之地而既依其願不為許接則呈書啓之  
節當用順付之例雖有別幅亦不可一體捧之須悉此意恪守誠信無失約條  
事據議聘差倭平暢常賚來書契別幅中別幅退却不捧書契三度依順付例  
捧上上送即為裁答下送之地云回答書契及東萊釜山所答草稿令承文院  
考據前後報答與原書契措辭撰出別定禁軍賚持下送事請并分付允之○  
書契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功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大人閣下仲冬  
嚴寒恭惟動止多福不勝傾仰前者既承緩聘期之諾爾後政府奉旨更議以

為通聘一事本非容易彼此煩劇費用之甚豈待言哉加之或至復有凶年再告緩期則恐負兩國結好之本意也要之維久之策莫如簡易由是自今每貴使至輒欲就本州迎待以竣聘事其意無他庶幾通交之際務以簡易及時行禮彼此相約永為定制焉隣好彌久彌固也特命不佞以誠實委報茲差正官平暢常都船主橋政一替達此意宥望體察從善啓聞即蒙允諾何幸如之聊具薄禮庸伸微忱惟冀莞收肅此不備寬政三年辛亥十一月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功○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功奉書朝鮮國禮曹叅議大人閣下冬半寒隆緬惟體履休泰不勝欣慰茲者信使來期前書既欲俟更示之意然此一事本非容易兩國勞費何可勝言至若仍遭歲歉再告緩期則禮意久曠彼此之所不相安也以故政府承旨建議以為永好之道莫如簡易自今以往貴使之來便將就本州延接以行聘禮蓋欲省煩節用彼此相約永為定制益固隣好也特命不佞以誠具告今遣正官平暢常都船主橋政一代陳此意統希丙諒轉聞速承肯諾幸莫大焉菲簿土宜略效遠敬幸望晒留肅此不備寬政三年辛亥十一月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功○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功啓書朝鮮國東萊釜山兩令公閣下冬寒遙想各况佳勝為慰良深

茲告信使之來期朝議今後將就本州迎接以竣聘事此實出永隣好之意也  
今差正官平暢常都船主橘政一致書于南宮報此曲折請速轉達總在价舌  
茲不多及微物引忱笑領乃幸不備寬政三年辛亥十一月日對馬州太守拾  
遺平義功○禮曹叅判答議聘差倭齋來書書來就審體履安迪欣慰良源聘  
使之就貴州竣事固知盛意直在軫彼此除勞費而第念交隣之誼惟誠信是  
勉不係通聘之遲速隨其事力緩其年期是亦無間之美事愈見情志之相通  
豈可拘小節創新例哉期雖屢緩在禮無傷事或苟完於義不可幸加恕諒勿  
以緩期為嫌准以紓力為心實區區之望佳貺領謝薄儀聊伸不備禮○禮曹  
叅議回答書貴价鼎來辱翰隨至憑悉興居珍迪欣慰倍品交聘好誼自有舊  
章兩國之誠信相孚一价之遲速何論惟願約條之謹守毋嫌聘期之屢緩珍  
貺多謝盛眷菲品聊表微忱不備○東萊府使答書遠承惠書憑審動止佳勝  
良用慰浣聘止貴州雖出簡便之意事係徇行未副委曲之音想具南宮覆帖  
惟冀毋替約條盛貺領眷薄儀表忱不備○釜山僉使答書貴价來獲承華翰  
仍諦動靜清裕慰沃良多聘之為禮交隣大政止於貴州有違約誓盛意雖勤  
不敢從命想在萊府回書茲不更費贊說盛貺珍謝薄物回敬不備○領議政

洪樂性啓言向來馬島以限馬島通聘以除兩國弊端之意別遣裁判而係是  
規外故邊臣不敢上聞廟堂亦不敢煩稟只令任譯連為責諭無敢更煩使即  
還歸而因循之間已至四年之久聞其事情則所願者惟在於受去答書契以  
為歸報島中之資而已以此懇乞情亦可矜取見其書契則果是限馬島議聘  
之事而其所為說專出除弊苟欲除弊則勿論久近稍待事力之有裕實是交  
隣間誠信之誼何可違越初條初行無前之例哉回答書契方令撰出來而  
既不可規外許接則別幅有難循例捧納故取來書契時別幅則退却以寓辭  
受之義而第考前例則不為許接之時亦或有捧納別幅之例其在相款之道  
恐不必使之賫來賫還請令守臣一體捧納渡海糧亦為題給俾知當嚴處當  
嚴當念處當念從之○壬午大風雨○承旨蔡弘履洪義浩朴聖泰尹長烈李  
東稷啓曰昨日捧置之啓即臣子碎首必爭之事也既傳之啓闕而不徹臺臣  
則謂以已傳而不為持去承宣則迫於嚴命而莫敢捧納遺置空廳以至經宿  
此何景色 殿下欲以此為無痕妥帖之方而此啓未徹之前恐無究竟之日  
而徒歸過中之舉國體之損傷當復如何伏願昨日留臺兩啓即命捧入批曰  
卿等遞差○三司聯名

李益運 崔重圭 鄭勇 許李 運行 李元 八 上 疏 曰 毀 下

權坪 韓致應 洪秉臣 尹孟烈 尹行直

何為而為此亡國之舉也三司已傳之啓既令拔之方寸乞借之請又令却之只下他啓之批而勒令傳之至使承宣投而與之臣等就死而已此啓未徹之前豈敢輕承他啓之批乎傳啓之法至嚴且重四百年來何嘗有不傳於臺廳而勒傳於閣外者乎更願 殿下念 宗社安危之關末端兩啓亟令捧入即允三司之請批曰雖非爾等自有他臺豈無受批之臺臣乎○修撰趙弘鎮上疏曰昨日三司新發之啓即舉國臣民所共憤痛而不可但己者也不但俞音之愈邀捧置啓紙不賜批旨三司之臣伏閣求對而倉黃迸出并被遽退之罰殿下何不念 宗社之重而有此過中之舉也臣來自江郊不及伏閣之時旋請求對而更鼓已深又不免見格於喉院退伏直次繞壁彷徨即伏見小報則三司前啓皆賜例批至若新啓則以無痕妥帖為教此啓苟不承允俞之音則豈有妥帖之理哉未知承批之臺臣或者不善周旋將順而然耶伏願亟加三思昨日新發之啓即賜允俞仍治諸臺諸臣之罪亟施譴削之典批曰受批之臺臣有何罪乎譴削之請極為駭然爾則遞差○時原任大臣聯名上劄曰即見三司聯劄始得詳其傳啓求對顛末相率愕然直欲無訛朝廷之無臺閣今幾月矣幸而昨日三司奮然直前毅然自立可謂不負培養之功而乃反摧折

之遽改之豈意聖明之世復有此過舉也此啓未徹則與無啓同三司雖同被  
誅戮豈可獨承他批於此啓未徹之前乎臣等忝居大官寧忍以此啓之徹不  
徹謂是三司之事而袖手傍觀乎伏願亟令捧入封置之啓仍收求對三司遞  
差之命使大東衣冠之列無陷於禽獸之域批曰三司之不得請喉院之不得  
請者卿等又如是論陳其說明切以予待卿等之心豈不欲言下即諾而予之  
所執自有參倚者存一時之過舉其弊小萬世之垂範其益大况故紙既傳則  
不可謂不傳啓具書未徹則亦不可謂不停啓而所可幸者筵席更不聞其啓  
朝紙又不書某事此非出場而何妥帖而何諸臺舉措駭然甚矣豈可無處分  
乎卿等知悉○以申大升為司憲府大司憲尹曠為司諫院大司諫○癸未時  
原任大臣聯名上劄曰夫停啓云者三司停當以停呼望之謂也 殿下雖急  
於出場招致最辱劣之一姜儐而勒令承批停之一字何嘗彷彿於天經不可  
廢則此啓亦不可廢民彛不可泯則此啓亦不可泯何物姜儐焉敢有無於停  
否之間也數日風氣不先不後丁寧警告於處分非常之際臣等此說非出傳  
會而 殿下之聽之者漠然若初不經心者然臣等安得不痛哭流涕也伏願  
上念仁天之譴告亟納捧置之啓姜儐事固不足道而亦施竄配之典批曰臺

臣體重也故一日不得再啓一事不許再避况大官之體重乎昨午今朝言之  
又言有若不得請則不止然者能無自輕之歎今批又如是牢拒卿等之劄其  
將日作課程欲如前啓之為我竊為卿等深慨卿等須勿復提受批之臺臣何  
罪不允○持平姜儼袖鉢孟屏呵導入闕鳴鐸命政院問啓政院啓言問于持  
平姜儼處則以為臣於再昨夜中移拜持平往復喉院求對之際承宣使之承  
批臣竊伏念伊日三司合啓中第四啓及兩司合啓中第七啓當初發啓之時  
臣未及參合辭體重有非追後入去之單臺擅承批旨者又况原啓辭發啓之  
臺臣既未承批而當初臺臣雖得傳之喉院初不入啓批旨承受與否非所可  
論唯以不敢承受之意為言而及當喉院以臣不受之意更稟之後旋令更為  
承批而臣則以素定之心無或撓改而已史官乃以舊啓例批不令臣參見背  
坐燈下低聲忙讀府與院各新啓批旨四五行事出倉卒音又低微未及諦聽  
之際承宣遽然起去臣亦即地退出遂以三司合新啓無下落事與校理趙弘  
鎮面議將求對喉院終不捧入故不得已與弘鎮以天明更為求對相約退待  
朝房門鑰纔啓旋即詣臺方請求對矣弘鎮忽地送示疏草而無非向臣抑勒  
至謂之將順此何言也伊時之求對不得只歸承批之科者實出蒼黃急遽之



際是豈臣本情哉當初去就臣與私鎮無所異同而今忽陷之於罔測之科人心之難測如是退伏私次終夜思惟則方此國賊未討滿廷臣僚焦迫罔措之時只承舊啓例批而退則此兩啓訖無究竟將使大論緣之以未伸臣於是實欲刺腹刺背以暴本心而不可得乃有自明之舉云矣教曰伊時諸臺之新除者皆稱在外王堂之前望點下者只爾一人入來云故移拜持平使之承批矣承批時飭教屢下更鼓且深爾之不識何啓之批而倉卒受之事勢固然雖欲更言承宣已起去亦難周旋以此為爾案不亦冤乎洞燭事狀設令有情外之斥豈無昭釋庇覆之方乎爾勿以未暴知之事分付而雖有冤悶之心時在臺職以避以疏何為之不可而袖藏鳴錚之具前導啞隸而入其在尊臺閣之道不可無飭姑從恕諒之典前持平姜儼罷職○大司諫申大升上疏曰伏念臺啓之法既傳之後承批而退古例即然而竟因末端事之還置并與諸批答而不承其時諸臺豈不知事體之未安而既叩閣而不得命又聯劄而未蒙允則相率迸出豈得已哉今聞新除之臺乃承前啓之批噫三司兩司之齊進合啓者已非後來一臺臣之所可獨自承批而又况前臺之盡日爭執者何等大關係則曩性所具宜思齊聲沫飲之道而不知出此乃反恭承他批至於兩啓事

他泄而退臺閣之壞例已矣無論臣分之掃地莫此為甚在渠道理所當縮伏  
惟謹何是竦而忽於今者投入禁扃至有擊錚之舉時臺之作此駭舉古未聞  
今未聞似此之人不可廁之於搢紳之列臣謂前持平姜儂施以竄配之典答  
曰承批臺臣事卿未目擊故有此求備之論其時事勢使卿當之亦當如此不  
允○司諫柳雲羽上疏曰再昨三司兩司之啓乃義理關頭忠逆界分也舉國  
聞合啓之復傳以為曩倫復明欣聲相顧若身處其地生死以之者萬口一談  
彼姜儂者抑獨何心半夜躍入三司既發之啓存而勿論三司未承之批挺身  
獨聆周爨之衆唾未乾又有此恠鬼集亦兩目一口而忍能為此只知患得失  
不知有讎賊此而置之亂逆將接踵可不懼哉臣謂前持平姜儂設鞫得情夫  
正當律可也臣聞前修撰趙弘鎮疏論姜儂也言則是矣而當此義理晦塞之  
時以致此等變恠而只請謹削者有何顧惜而擬律若是之暇豫耶臣謂前修  
撰趙弘鎮施以謹削之典宜矣金鍾秀之負犯豈可容貸於覆載之間哉聲討  
纒訖常刑未行適值當塗之變未免束閣之嘆曾未幾何遽然放宥輿情駭憤  
當如何哉今者三司連啓實為世道之幸也向日有申龜朝者條論李錫夏之  
疏也悶旱求言之時以言者攻言者已失臺體而其所論列者滿腹黨心無所

忌憚錫夏之疏論金鍾秀沈煥之金履成而龜朝則只言煥之履成不言鍾秀所謂條件脉絡者已若泥中之獸跡而其謂之不同何所指而何所謂也一片精神只在鍾秀漏出于言語文字之間東掩西遮陽若忘之陰自扶之右袒不足首戴後已護黨同情之計巧且惜矣如此不已舉世皆為鍾秀之黨豈不寒心哉臣謂前持平申龜朝亟施竄配之典批曰全篇都是駭妄疏既留中爾則罷職○校理徐有聞修撰李相瓚上劄曰向因大僚之筵奏許開臺閣進身之路廷臣之所仰望者因此繼陳舊啓庶幾感回宸聽夫洩輿情及臺臣之諧臺而封置之命遽下陳劄而天聽逾邈求對而嚴教繼及使拚一死明大義之臺臣雪涕腐心迸出禁門而乃 殿下反以既究竟已妥帖為教臣未知妥帖者何事究竟者何事雖曰臺臣傳之而啓未入徹則非可謂傳也雖曰承宣捧之而啓未入徹則不可謂捧也三司致討孰非今日廷臣所可沫飲不欲俱生者而若夫撐天巨地磨泐他不得者即此箇義理也朝紙之上他啓皆出而此啓獨漏遂使天地之間無此啓辭有國有臣寧有是哉 殿下始以進身一字許之於臺臣末乃以究竟妥帖等教脅持廷臣臣等之敬奉王言如信四時而殿下之視臣等得不有歉於毋誑之義乎伏願還收禁令捧入啓辭亟允臺臣

之請仍寢求對臺臣遞差之命以獎直氣批曰省疏具悉○承政院啓言今此三司未徹之啓即一脉倫綱之攸係而累日捧置未乃付之廳壁大駭聽聞既未登徹則不可謂臺臣之傳之也亦不可謂承宣之捧之也乃 殿下歸之安帖之科作為箝勒之資脅持公議曲施私恩而輿憤所激雷霆不得威之大義所關斧鉞不得摧之前後辭教徒添過中之舉伏乞還收禁令許捧臺啓命遞差○甲申次對○教曰半日筵席如是相持不但止泊無期舊啓之封置接臺廳也豈無料量於究竟法而為是舉哉既傳之啓不可疊傳則到今雖使古臺諫當之先請未徹啓封之許即入徹也然則此啓雖一日十發何必牢拒臺閣之行臺閣之事不但為厥事之究竟自此瞻聆亦豈不洽然乎今筵三司備員亦何難也遲待開政泄泄甚矣入侍玉堂罷職之命還收使之更為入侍兩司前堂書入之際待之苦矣入侍承旨朴宗未為大司諫修撰李相璜為執義先入侍後謝恩以付之三司無致壅滯之地如是然後今日引見大臣諸臣亦有所據並令三司大悉○三司合啓曰大司諫朴宗來執義李相璜校理徐有聞義理晦塞倫綱斁絕君讎未復亂本未拔此誠何等時也惟是一脉義理之不絕如綫者賴有臺啓在耳有國有臣豈可使此啓一日無於天地之間耶 殿下必欲斯壞之破毀



嵩無狀而不為云一門十一相與儀賓無不恪守家法今何可強所不強分付私文館不待謚狀赴期斯速舉行且聞大臣致政之後以病未謝命不受常廩至今在太倉早知其然當有輸送之舉惜乎已矣度支考其年條並即傳致主家○以閔台懋為司憲府大司憲尋遞以蔡弘履代之以鄭好仁為判義禁府事○中批李應懋為副摠管王堂徐有聞上劄請寢命原劄洗草有聞昌寧縣定配捧納承旨河東府定配在院承旨喬桐府放逐應懋特差都監中軍應懋周懋之兄也○承旨韓晚裕徐榮輔徐配修啓言李應懋即凶醜周懋之兄也摠管點下之舉何為而及也周懋負犯已悉於臺閣之聲討而與憤未洩制閫自如又使此賊之同氣廁名朝籍殆同無故者天下寧有是哉伏乞亟收成命教曰禁令擔却有此院啓若此不已則將作何許貌樣堂劄捧納猶處分况院啓乎徐配修已遠配韓晚裕喬桐太近移配文川徐榮輔之冒禁非醉則異於常性况不在院中忽地托名者乎北青府定配以信命令又教曰在閣直者無得參院議不但有定式禁令所重徐榮輔似必知之在院承旨不議於榮輔混書其名則榮輔何以知之徐榮輔定配分揀此後申加嚴禁在閣直而與院直聯名之習○中批李周懋為副摠管○先是承旨李益運奉使嶺南承命採訪

故家文蹟以進白于上曰仁宗大王在春邱時所賜先正臣文元公李彥迪御札一本奉藏於玉山溪亭溪亭即先正講學之所而今其庶孫主之大學衍義即故察判金玠奉使皇朝也神宗皇帝宣賜而首卷安欽文之璽其餘各卷安廣運之寶紫泥至今宛然已極稀貴而粵在先朝丙寅因筵臣陳奏使其子孫賚來取覽宣賜常本大學衍義一部而卷首書下特旨各卷安御寶又安春宮二字近思錄即故資成忠定公權撥袖蔽而嘉靖庚子中廟御慶會樓宴宰樞賞花使各盡歡而罷振庭署拾得近思錄小本中廟教曰落自權撥袖中矣命還之先朝丙寅並與金玠家所藏大學衍義而取覽之宣賜常本近思錄一本而卷首書下特旨各卷安御寶又安春宮二字一如大學衍義事甚稀貴且伏聞宣廟朝自中朝宣賜襴衫二幘頭二於本朝其一襲命留太學一襲賜送安東鄉校太學所藏火於壬辰惟安東所藏之件尚今無恙先朝丙寅令校儒賚來御覽至賜御詩誠是稀世之寶而與書籍有異故臣未敢取來中朝提督李如松及東征諸人與文忠公柳成龍往復書牘及便面詩畫三帖之在文忠後孫柳宗春家者高麗祭酒禹倬紅牌之在安東易東書院者並為持來而向時趙曠之奉使日本也嶺人之姓趙而隨往者得來日本太

學士陶國興書牘一本而歸其書即國之祕史而言文忠公金誠一奉使時事甚詳與我國傳來文蹟若合符契事屬奇異亦為携來矣 上曰諸件文蹟并劄記其緣起來歷入送內閣則當製下弁卷文矣至是 上謂承旨徐榮輔曰承旨李益運之奉使嶺南也多有古蹟持來者欲弁卷以還之而其中 孝陵御札即先正李彥迪溪亭所藏而予於先正續大學或問已下御製題卷之文不必更有文字御札奉來之本使前嶺伯鄭大容出給先正後孫之為溪亭主人者勿使有紛爭之弊以此筵說俾其諸家知之贈判書金玠家大學衍義即萬曆壬寅 皇朝宣賜而 先朝取覽而賜御詩御製及常本衍義又在於 先朝丙寅予之取覽又在於今年甲寅而予則以為衍義源本即大學一書也特賜新印大學我朝鑄字成於 世宗朝甲寅而予以甲寅字本重鑄今年印三經四書今此所領之大學是也然則四寅之相符豈不稀貴乎序文才已製下使領府文衡書進矣忠定公權撥家近思錄亦有序文製下子在春邱聞先正李滉有手證心經袖珍本從先正後孫之為宮僚者求見之今又見忠定近思錄特賜心經一部於忠定家俾與近思錄同藏蓋兩書相為表裏兩賢事蹟亦相似故也序文領府及爾書進柳文忠家天將書畫帖亦有題卷之文領府



書進又使領府製跋文各作一帖 上曰權金兩家子孫必有因科上來者給鋪馬使之資往如已下去待其上未付送禹倬紅牌陶國興書帖亦已御覽傳于領府事使之還送而柳文忠家所下者招致抄啓文臣柳台佐付送榮輔曰臣曾於國朝寶鑑中伏見 先朝取覽金玠家大學衍義事今番此舉前後一揆事光簡策不勝欽誦 上曰今番取覽嶺南諸古蹟宣賜御製御詩大學心經等事始末詳載於日省錄及起居注仍命金玠權撥後孫甄用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

(B)  
732.55  
4724  
[v.26]  
no.40  
0230241

昭和七年四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四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6]

no.40